

The background is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several stylized white birds in flight, some with wings spread wide, others in a more compact shape. There are also several white lightning bolts scattered across the black field. A large, white, stylized wave or cloud shape is at the bottom.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contain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北斗

列禦寇主編

目 錄

周木齋先生逝世紀念特輯

悼周木齋先生

列禦寇

紀念木齋

石靈

周木齋先生在文學上的成就

方耀

我和木齋先生的始終

趙素娟

遺像

悼周木齋先生歌

蘇維埃運動中各項政策

北辰

資本主義文學的沒落

Stracey
吉洪譯

特載 辯證法唯物論

毛澤東

• 本刊文字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周木齋先生逝世紀念特輯



周木齋

一九二〇—一九四一

F調 4/4
(稍慢悲壯)

悼周木齋先生歌

列車詞
牧風曲

| | | | | |
|----------------|-----------|--------------|-------------|----------|
| 6 | 3 — 2 1 | 7 6 3 — 7 | 2 — 3 2 | 1. 7 6 — |
| 先 | 生 來 到 | 世 間, 為 | 了 照 耀 | 我 們, |
| 1 2 . 2 1 1 | 5 3 — 7 | 6 7 1 2 | 7 6 7 — | |
| 在 這 苦 難 的 | 時 代, 黑 | 夜 的 路 程 | 茫 茫, | |
| 1 1 1. 7 6 6 6 | f 6 6 — 6 | 5. 4 2 1 7 6 | 4 3 0 2 7 1 | |
| 你 是 一 面 戰 鬥 的 | 旗 幟, 飄 | 揚 着 自 由, | 民 主, 光 明! | |
| 1 3 2 1 6 7 | 3 — 3 3 | 6 — 6 — | 7 — 1 — | |
| 我 們 要 高 舉 | 它 前 進, | 前 進 | 前 進! | |

悼周木齋先生

列禦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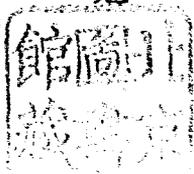
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着猛力的鬥爭，一切革命的社會思想家對着封建主義，

奴化思想，展開了堅強的反攻，工農大眾的衛星——蘇聯舉起了無比的大力向法西斯蒂的頭顱上重重打擊，整個世界在新與舊的轉變的搏鬥中間，我們對於中國的優秀的社會思想家周木齋先生的死，感到非常的哀痛。

周木齋先生，雖然以三十二歲短短的生命，結束了他的戰鬥的生涯，但是，遺留給我們的却已經不少了。在中國的新社會科學運動的路程中，周先生是一塊結實的基石，將有無數青年男女踏着它而高舉革命的旗幟前進。

第一，是周先生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勞績。

在一個歷史的偉大的發展中，我們正確決定和實行自己的政治方針，必須認識清楚這歷史發展的現實和來龍去脈。因此，馬克斯，恩格斯所創導和列甫，斯大林所繼續發展的歷史



唯物論，是科學思想的偉大的收穫，它給了我們一個強有力的認識和鬥爭的工具。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爲着歷史發展而作的鬥爭中的任務上，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這一課題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在這方面，周先生留給了我們許多可貴的遺產：最近中國史，中國民族革命小史，新中國發展史，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和寫成半部的革命的故事。尤其是作爲周先生已完成的最後的勞作的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運用唯物的觀點，闡明辯證的發展，展開了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的全貌。又運用新民主主義論的認識，論述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和提高及其具體情形，而且對於新民主主義論，還有一個很大的補充，根據客觀環境的條件和變化，指出太平天國革命以後從主觀的新民主主義到客觀的新民主主義的特徵和過程，愈加證明了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正確，成爲周先生卓越的見解和用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堅苦的工作，來完成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統一。

周先生的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澈底而完整地暴露了中國社會的真實，這是給了中國的日趨衰亡的頑固的統治者一個嚴重的打擊，因此遭到他們的嫉視，把新中國發展史，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禁燬了。但是歷史決不是可以用血污的魔手所能扭曲的，只有真理纔能發出最後

的微笑，要歪曲歷史的，終將爲歷史所淘汰，要消滅真理的，終將爲真理所打倒。

第二，是周先生對於雜文的發展的貢獻。

五四以後的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十月革命已經勝利，中國的無產階級已從自在的階級變爲自爲的階級，革命的政黨已經形成並且有了相當的羣衆基礎，適應着這種革命的政治經濟條件，在文化上就同時有了爲這革命服務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任務。魯迅先生用他的雜文作武器，成爲這個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從這一點看來，雜文和新民主主義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聯係。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擴大，深入，雜文這一武器也跟着鍛鍊得更尖銳、鋒利、爲了反映這種更加急速的現實，反映更加複雜的鬥爭情緒，雜文爲了戰鬥的需要，在藝術的深刻上，產生更大的成就。

但是，這服務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雜文，必須把握住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纔能夠發揮戰鬥的效用。惟有向歷史唯物論和物辯證法作深刻的研究，纔能夠及時的抨擊而正確的運用這種武器。周先生的雜文就是俱備了這些時代所賦與的特點，不但在社會思想的鬥爭上發揮了高度的戰鬥作用，而且把雜文引申而發展，使它變做一種更加尖銳的戰鬥武器。

周先生的雜文的政治戰鬥性的堅強，在許多雜文作者中是無可倫比的，對於現在的有些雜文作者深陷於文化主義的泥淖（這當然有他們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限制），周先生的勞績是他們的一面鏡子。我們認爲要發展雜文，要使雜文成爲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堅強一環，必須加深對於新民主主義論的認識，思想上以科學的進步的思維法則做基礎。周先生的雜文就是
一個好榜樣。

紀念木齋

石靈

木齋逝世好幾天，我才聽到一個朋友說。那時已錯過大殮時最後一見的機會。後來想到他家裏去弔問，又因沒有多話好說，徒然會引起他家人的傷心。就決定也暫時作罷，稍遲些時了。

在他病中，我曾去看過他幾次，每次都只有着急的份，看着他那焦黃的臉，看着他那在被子底下隱隱突出的枯瘦的身軀，想着幾句空話有什麼用，不由的就要流汗，一流汗，就更加着急，不得不更多問一些沒用的話。有時故意看着關上的窗子，表示流汗由於天熱，但也沒有用。直到告辭出來，在路上還要內疚好一會。我想兩人之中有一個不是窮的，這種慰問，也許就不會帶給雙方以不安了。

我和木齋，不能算十分的深交，因為我們並不清楚互相的身世，家庭間也沒甚麼來往。說到時間，從相識到他逝世，雖然有三年，可是見面的時候，實在也不多。但是，比起許多

時間關係都較深長的人，似乎還要密切些。以前只是感覺到如此，現在木齋逝世之後，我在哀悼之餘，仔細的想了一下，更覺的確如此。

木齋是容易共的，他沒有機心。跟他在一齊談話，用不着提防許多。他不當面恭維你，背後觸你的顰脚。即使是沒有什麼重量的話，他那裏也是最後的收藏所。他也不搭架子的。我的經驗不算多，但是照我看來，一個寫文章的人，是頂容易頂有機會搭架子的了，不管文章寫的如何，你一問他要，你就算晚了一輩。但是木齋，我自己或代別人向他要稿，他從沒有拒絕過，有時不等我去拿，他就親自送了來。

但這並不是說，他是個隨便的人，他的愛憎仍是很分明的。他所愛的是某種理想，他所憎的是違反某種理想的事物。自屬於他所愛的理想方面的人或事，即使與他漠不相干，或對他有不諒的地方，他也忍受住，不把力量用在回擊那些不諒的人事。（說實話，我就沒有這樣的好脾氣，不過差足告慰的，我也不莽撞到不管三七二十一）。這種咬緊牙齒，默默忍受的脾氣，恐怕苦了他不少。甚至連最後致他致命的病，我疑心也與這個脾氣有關。他沒有得着好好的休養，他也沒有願意好好的休養過，以致肋膜炎會轉成不治的痼疾。

他這脾氣，是有其根源的，他在消長集前記裏就說過這樣的話：

「由於自幼看着忠厚勞苦的母親受人欺凌而死，小妹失恃漂泊而死，而我也就是漂泊於欺凌者鞏固之間的一個，以沉默爲反抗，日積月累，便釀成了一副戇脾氣」。

很顯然，這是傲骨峻峭的士大夫的典型的傳統。這傳統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凜然不可犯，勵末世振頹俗，就靠着它。壞的一面是子然無所親，雖心雄萬夫而力不足以折枝，苦的是自己，醜惡仍得自爲醜惡，因爲醜惡是集體的。但是話得說轉來，這種傳統，固然與他所愛的理想實現中與實現後都有所鑿柄，要有所改變，但究竟要改變成什麼樣子，却是誰也回答不出。倘只強調改變，不計其他，那麼變到正相反的極端去，全無傲骨，隨世俯仰，或竟像政客似的，甚麼主義都信，甚麼好話都說，只是心裏不是那麼回事，也不是不可能的。那又與世何補呢？所以在這道德上，我們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這種傳統還是值得發揚。因而，木齋在這方面的表見，就值得我們年青朋友密切的注意。

有人好意的稱木齋爲文學家，有人惡意的稱木齋爲雜文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社會科學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就在量的方面說來，這話也沒有什麼不正確。他所寫的雜文，

就我所知，是文匯報邊鼓集裏的一部份，世界書局橫眉集裏的一部份，和北社的一冊的消長集。但在社會科學的著作方面則有光明書局的新中國發展史，一般書店的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和病前剛脫稿的中國近代社會運動史（？）。所以，他是個真正埋頭苦幹的人，他不逢人說項，而與那本不埋頭苦幹却也逢人說項的，更是相去天壤。

木齋生前，曾經約我爲他編的新現實叢書等一本談通俗文學的小冊子。我在一個地方講過，有過一個草綱，我答應把它整理出來。但是我一直沒有着手，因爲我對於材料和研究缺乏自信。後來我漸漸想辭却不寫了。但是現在，我決定將來要把它寫出來。因爲我要用一件有關係的事紀念他。

周木齋先生在文藝上的成就

方耀

木齋先生死了，朋友們都在寫文章追悼他，因為我寫過一篇論雜文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的文章，所以寫論木齋先生的雜文的責任就輕輕的落到我的頭上來。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意見，木齋先生所寫的作品裏根本沒有多少能夠夠得上稱為文藝作品的，他所寫的一些短文，被人目為文藝雜文（他自己也這樣的以為），完全是一種歷史的誤解。我不想因循地或者將錯就錯地把它們當作雜文來討論，所以我選了現在這個題目。我的本意是：木齋先生並不能算是一個文藝家，他在文藝上的成就並不大。相反的，木齋先生只能算是一個思想家，因為表現在他的作品中的藝術形象貧乏得要命，而思想結晶却很豐富。

翻開木齋先生所僅有的文集——消長集（北社雜文叢書之一）來看，這裏差不多全是一些短文，這些短文一貫着木齋先生所寫的短文的作風（從以前發表在自由談，太白，到後來的邊鼓集橫眉集裏所收的部分），實在很少可能當作文藝雜文看的，主要原因，可以說是

於木齋先生所用的語言是思維的語言而不是感象的語言，是科學性的哲理的語言，而不是藝術性的形象的語言。他那種運用高級語言的作風，完全導源於作爲一個歷史科學家的他的高級的思想，從他的作品裏，我們看到了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分水嶺，周木齋先生並沒有做到像魯迅先生那樣把藝術家和思想家統一在自己身上的偉大的任務。

同時，如果我們把魯迅先生的雜文，和周木齋先生的短文拿來比較，亦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傾向來，魯迅先生是以文藝來接近政治的，而周木齋先生則以政治的角度來處理文藝。所以雖然在他的作品中還能夠找出極少數（少得可憐）可以作爲文藝雜文的例子，但是大多數都只能看做短論，政治性的短論。思想家的周木齋先生在接近到文藝的時候，完全是一力不從心的，他想用文藝的手段來表現他對社會現象的見解和批評，（像魯迅先生所做的）但是卻因語言選擇的不當，沒能運用富於形象的語言，（像魯迅先生所用的）因之，始終被關在「藝術」的大門以外，思想家到藝術家的通道，並沒有像他自己所歡喜引用的魯迅先生的名言「路是走出來的」那樣被「走了出來」

我在「論雜文的產生及形式和任務」一文裏（見北斗第一期）曾經就馮雪峯先生所說

「雜文是政論和詩相凝結的形式」（大意）一語有所引伸，認為雜文如果沒有這兩種特性，那就不能算是成功的。魯迅先生可以說在兩方面都達到了，就是在他的論辨氣息極為濃厚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等篇裏，他亦莫不運用形象的手法來剖析，更不用說富於詩意的「論雷峯塔的倒掉」之類。周木齋先生的短文在政論方面是有成就的，（由於他的正確的思想觀點和簡練概括的語言）然而在詩的，形象化的方面可以說是失敗了。他所選擇的語言是那麼枯燥，那麼缺乏生命和音樂的美，（雖然是相當洗練相當概括的）那麼接近於（甚至就是等同）哲學的語言，所以我說周木齋先生並不是一個成功的雜文家，或者說成功的文藝家。（因為木齋先生除了一些短文以外，並不會用別種文藝形式寫過多少作品）。

然而木齋先生在堅持「魯迅風」雜文上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無論在第三種人反魯迅雜文的時候，抑或是在和文化戰線內部的反魯迅雜文的傾向作鬥爭的時候，他是始終站在最前列的。他不但對雜文的信念從未發生動搖，而且還在雜文逐漸冷落下去的時期喊出「重振雜文」的口號。這樣的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出現，完全是出發自作為一個歷史科學家的他的思想

基礎。這裏面的關聯，我們可以從他的幾篇短文中看出。他運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方法以認識人類社會的歷史的真實，他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現象作全面的本質的研究，尋出歷史的原動力，根據他研究的結果，他完全看出革命者的任務的全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友人。他咒詛侵略戰爭，他咒詛法西斯蒂；他憎恨資本家的剝削手段，他憎恨封建禮教的侵害毒素；他歌頌勞動，歌頌社會主義；他的精神是樸學家，他的思想是最進步的。他感到中國「革命階級」敵人之多，自覺的地採用了魯迅先生所施用的文化武器（雜文），他步着魯迅先生的後塵與「革命階級」並肩作戰，雖然因為施用的技巧並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高明那樣熟練，但是武器的機能並沒有在他的手裏失掉，那可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他在寫作雜文的路上不自覺的停止在政論的前面，不會再進一步的向「詩」的方向挺進。他的武器是鍛成了，但是缺少磨鍊，這怕是在文藝上得不到很大的成就的原因。

在木齋先生搜集在消長集裏的一些作品中，除了像「民逼官反」「不在岳飛之上」「格格言」和「影痕」的一部還算近乎雜文的風格以外，其餘幾乎全部都是思辨的短論。有人說木齋先生的文章常有一針見血之妙，那是能夠懂得木齋先生的人，我在上面亦提起他的樸學

家的精神，其實亦根據這點而言，他的短論，言簡意賅，思辨正確而有力，正可以說是「短小精悍」。像「道義功利和利害」「三不朽論」之類，都是能得政論的奧妙的。（所謂政論是廣義地指的論社會現象的文章）此外像「鄉原和蝥吉訶德」則是一篇文藝短論了，他分析二種文學上的典型，真可以說是恰到好處。這是我就文論文的對消長集的檢討，總之，我認為消長集裏的一些短文大抵都是很好的政論，只有少數可以說是近似雜文（這裏所謂近似，是指沒有完全成功的意思）其所以說是不像雜文的理由上面已經指出過了。

泛論至此，我差不多已經把木齋先生在文藝上的失敗作了一番簡單的檢討，但是正像我上面所說，木齋先生有他在思想上的功績，不惟表現在一些短論裏面，他還用盡心計寫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史這樣的大著，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不但能把他在文藝上失敗的遺憾彌補，而且還使他成爲一個思想界進步的彗星。對於這樣的一個文化戰士的死亡，我們應該從文藝以外的社會角度來加以痛惜是毫無疑義的。

我和木齋先生的始終

趙素娟

我和木齋先生，因為是累代的世交，又兼親戚，所以從小就認識的。後來各自為着讀書，遠離故鄉，彼此見面的時候就很少了。民國二十二年的新年裏，我到舅姆家去賀年，而木齋先生恰巧也到他姑母家，我倆在無意中相遇着。

那年的初夏，我剛從杭州旅行回校，接到木齋先生給我的信，以後漸次的說明雙方家長的意思。暑假時，我在省立女子蠶業學校高級養蠶科畢業，同時受聘於母校為養蠶指導。那時木齋先生任職大東書局，我倆就在信中，互相報告些工作情形，有一次他在信中說：我們家中已經為我倆訂婚，擇定農曆的十二月初八日結婚。我秋蠶指導完畢回常州，家中已經在為我預備嫁奩。

就在那年冬天我們結婚。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武進縣農場賀主任來請我做事，因為梓鄉的關係，所以婉言向母

校辭去指導的職務，轉入本縣農場，任春蠶指導主任。這個時候，木齋先生到上海去編輯學生新標準字典，並為社會與教育等撰稿，有時抽空回常休息。有一次聽說我有病，星夜趁車回來，因為他的性子很直率，無論何事，說做就做，而且想定了就不肯更改。後來他無論做什麼，一直如此。

夏天，我倆都回家過夏，適逢大旱，酷熱異常，而木齋先生猶自早至晚，編輯典籍手不揮扇，脫稿後，繼編中國歷史小辭典及鄭成功，我勸他說：「天氣這樣的熱，您應該休息一下。」他却說：「我不怕夏天的熱，而是怕冬天的冷。」說着微微一笑，燃起香煙，搖動筆桿，仍是工作着。在夏天，他是很少到天井裏來乘涼的。我從不曾見他把光陰錯過過一些的。

十月裏，木齋先生領到中國歷史小辭典稿費，一部分償還結婚時所虧，一部分寄給家裏作為甘旨之奉，尚餘九十元，就叫我到上海來組織小家庭。那時他為大晚報寫社評及一週間，並為其他雜誌寫稿，以維生活。每月家庭用費，量入為準，從未改變。

十二月，木齋先生應大晚報會虛白先生之聘，擔任編輯社會新聞。崔萬秋先生脫離該報後，乃兼編火炬，月入稍豐足。有一次從報館回來，提着一架留聲機，說是送給我日間消遣

的。其實他是非常歡喜京戲的。從這時起，生活漸漸安定。他每天做完事情回來時，總要先跑書店，或是舊書攤，帶着所買的書回來。他有買書癖，而且非常愛惜書，每次買回的新書，總是叫我給他拿臘光紙包裹好，以免累着齷齪。

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第一個孩子在上海醫院出世，取名玉田，他非常高興，早晚來院探視，注意我的飲食，以及小孩的奶水夠不夠等。一星期後我從醫院裏回來，他已經將奶粉買好，又買了一個保煖奶瓶。平時，我陪着孩子先睡，木齋先生還要寫一些稿子，臨睡時，總要檢着奶瓶等均蓋好否？孩子睡得好否？有一晚，他很高興的對我說：『真好玩，這孩子，我的書繼承有人了。』彌月時，遵翁姑命，偕同孩子回去做滿月，回去後第三天，本要回滬，因為祇請假三天，但是，那時不知什麼事，學生臥軌，火車停開，同時又大雪，他很焦急，願虛曠職。再四天後，火車通行了，我倆同着孩子回到上海。

在這時期中，生活算是比較安定，逢星期日及休假日，和同事們一起娛樂，消遣，有時我們自己同出去看看戲，或是電影；或者完稿後，和孩子玩玩，倒也是快快樂樂的一個小家庭。

民國二十六年夏天，我將要生第二個孩子。七七事變已起，木齋先生乃於七月二十二日送我回常，信宿而返。八一三中日戰事起，京滬車站在轟炸中，我倆惟有藉信札以通消息。九月三日，第三個孩子玉虹出世，十月十三日，常站被炸，翌日我們至鄉間暫避，木齋得此消息，就心我們的安全，得到我給他的信後，他才放心。十一月十六日，風聲緊張，乃避難於夏溪鎮，二十八日常州淪陷，於是我倆信息斷絕，兩地擔憂，約有三個多月。

民國廿七年二月八日，接木齋設法由南通專人送的來信，我知道他安全，很高興，而他又因某種關係脫離大晚報，雖然失業，卻還安心。三月二十四日，我們回到故居港頂，四月十六日，京滬車開始通行，我和田兒，由父親護送到上海，總算九個月的別離，在今日見面，內心的快慰，也無容說了。這時他的民主政治論已出版。

戰後的文化事業，一天天凋零，我們經濟情形，大不如前，他拚命的寫作，以資挹注，而我一人就担負燒洗買針線等一切事務。如此，我倆在困苦中掙扎着。二月裏，遠東的民族解放運動出版。

八九兩月，木齋先生在大美晨刊工作，因為通夜工作，體弱不支，以致咳嗽頗劇，乃辭

去該職。十月入導報編晨鐘。並寫社評。十月，中國民族革命小史出版。

民國廿八年二月，入華聯夜校擔任國文導師，日間爲華美報及導報寫社評，稿費由恽逸舉先生經手，後來該兩報停歇，而恽先生也就悄悄的離開了上海，兩報館稿費，兩個月共計一百七十餘元，也就消息杳然。後來雖然託到香港去的友人詢問，也一直沒有結果，等於失業兩個月，僅僅收到賣舊報紙的九角錢。這時父親開始貼補些我們。

這時，周楞伽先生約寫的一部新中國發展史，說明每千字一元五角，可是完稿後，說是書店方面鑒於紙價飛漲，祇有每千字一元；爲了需款救急，就以五萬字換了五十塊錢。於是我們更加刻苦，我漸漸的瘦弱，以致生病，但仍掙扎着處理家務，他更不停的寫寫寫，希望收入多一些。冬天，我回常服藥休養，因爲我病未全愈，又是大雪，不能來申過年，這件事使他心裏非常的難過。

整個的夏天，每天伏案到十四五小時，連洗澡都要隔天洗一次，他不停的寫，寫，終於寫完了一部二十一萬字的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現在我看到這部書，心就刺痛，眼前浮起滿頭是汗埋頭苦幹的他來，這印象，我永遠不會磨滅！我內心的傷痕，也永世沒有彌縫的一天。

這部書完稿後，給一般書店主編新現實叢書。他自己寫一部革命的故事。他開始寫的時候，想標題，要使大眾看得有興趣，他想到一個題目，或是寫了一個段落，高興地放下筆來和孩子玩玩，或者來和我談第三個孩子出世的事，他說：『我所以要趕快寫，最好能在你回去生產前，能寫好一半，你回去後，我將十萬字寫完。』誰知道他寫了五萬字，身體不支而生起病來了。

在去年十月裏，他擔憂着我的將要分娩，因為經濟和哺乳的種種關係，所以決定仍回到常州生產，僱用奶媽，寄養在外婆家。爲了這事，當時就函請我父母同了玉虹來申，這是玉虹和他父親第二次見面，也就成了最後的一面。木齋先生十六日覺冷，午後開始發熱，一連五天，熱度退清，仍是照常工作，兩天後爲星期一，他又赴校上夜課，我們都勸他，病體初愈，晚間寒氣大，受不了這寒冷，還是再休息幾天去上課罷！可是誰能動搖他已經打定的主張呢！勉強支持了兩天，又發熱，比上次加劇，一星期熱度還不退，他焦急自己的病還不好，又焦急我的將要分娩，急急促我回常。在十九日那天，我們不得已而離開了臥病的他。

玉虹走到床前，和他道別，說：「爸爸！再會！我以後再來看爸爸！」他囑孩子乖些，而自已感動着眼角有些濕。玉虹在床前打了幾個旋，沒有說出什麼話來。於是他就苦寂地臥在床上。

我們離開了他之後，他設法招一年老的親戚每天來幾次，給他照料茶湯粥，阿翁給他延醫配藥。

我回到常州，無時無刻不担心着他的病，十一月八日接到他自己寫給我的信，我纔放心了，知道他全愈了，信中告訴我病中的寂寞苦痛，幸而現在熱退了，可是腳軟無力，我回信叫他要好好的休養。

十一月九日，第三個孩子換中出世，立即通知他，他回信對我說：「你母子倆安全，我非常欣慰，並且還飲了兩小杯的綠豆燒，把花生米下酒，以表內心的欣喜，但是胸部總覺得板滯。」

我在醫院裏住了十天回家，父親爲着不放心他，特地又到上海來，可是他又因發熱而臥床了，他想不到我父親會來，而父親也想不到他再臥病，于是很焦急，請醫服藥，總算病又

告愈，父親給他購置益力多鐵，保衛爾牛肉汁等，俾爾保重身體，仍回常州。

我彌月後十天，由父親伴送我和玉田來申，到寓時，他看見了我們，尤其是看到了田兒，他的精神頓時興奮起來。後來他拖着病體，伴我們去吃羊肉麵，看京戲。而京戲的對他，可說是最有緣，生平的消遣，也祇有京戲。最後一次的看法，是黃金大戲院葉盛章的盜銀壺佛手橋，因為機關的窒礙，引起滿堂倒彩，他要笑，因肋間牽痛而欲笑不得。就在病中，日間，他仍是寫文章，我勸他，我的父親也勸他，應該休養休養，胸間板滯，現在的痛，恐怕都和伏案有關係，應以身體為前提；他不聽，仍是寫，就寫了一篇「病」。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起即覺右胸疼痛，仍是起來梳洗早餐，可是一刻痛劇一刻，我叫他睡下，可是睡不下，痛如截斷狀，父親着急，至伊兄處商之於阿翁，請醫來診，結果謂肋膜炎，須休養三星期，然後才可工作。阿翁說：「起碼要休養三個月，以後再說。」可是一星期後，痛漸停，父親因事回去了。他每天午睡外，仍是看書報，有時還想寫文章。

民國三十年的一月二十五日，是舊曆小除夕，他又到外面去，帶些年貨回來，可是因為風大，回家就咳嗽，大除夕晚間，我覺得他身上熱，問他覺得發熱，或是有其他不適否？他

說並不感覺什麼。舊曆元旦，照常到親戚及伊兄處去，晚餐和阿翁同飲二小杯酒。夜半，我給他量體溫，於是又確定發熱了。他的大哥，總是勸他，應該休養，調補，決不是兒戲的，於是代辦鷄汁罐，開始自己吊新鮮牛肉汁，每天早晨飲蛋湯，同時服魚肝油精丸。約一星期後，熱度漸退，適鄉間帶來鮮鷄及魚肉等，他飲了鷄湯，就好了一點。

有時柯靈先生或是列車先生來訪，遇着飯時，就在此地吃飯，雖是很簡陋的小菜，大家也都不在意，反正話談得投機，總是盡歡而散。

這次有三星期完全全愈的，後來又發起熱來，一星期後，漸漸地好起來，於是更小心休養，調補，對於朋友信札的往來，也都由我代寫。可是一不小心，肋膜炎會再痛，或是再發熱；我焦急，他也焦急，我背地裏商於阿翁，總要給他根本設法，不使病容易反覆，阿翁說：「也祇有休養調補，別無他法。」

三月十五日，到醫生處診治回來，說是恐怕肺部有病，於是決定照X光，適報上有虹橋療養院者，又值防癆運動，照X光優待半價，十六日赴該院拍照，十八日阿翁取照回來，說是有辦法哩！肺部無病，不過弱些，祇須打針強肺，肋膜炎將愈，然須電療，方可斷根。我

們是怎樣的興奮，怎樣的快樂，大家的心都在活躍而發出陣陣的微笑，決定照着醫院的辦法去做。

十九日開始赴院電療及打針，回來後，打針處酸痛異常，同時牽引半身，不能動作，決定將針停打。預付針費，移作電療費。每天上午由阿翁陪同他去電療，適值風潮，再加之返勞碌，接連五天，二十三日午後，又發熱了，週身骨痛。二十四日體溫又較高，痛亦加劇；二十五日我決定請醫診治，以求早日全愈。據醫診斷結果，受風寒勞碌，以致發熱，用表散退熱藥粉，服後週身大汗，熱度亦退，然覺胃寒甚劇。晚餐牛肉汁麵，食後胃中不適，均吐出，且左鼻孔有鮮血滴滴流出。仍睡，飲開水，亦吐。

二十七日請醫覆診，覺肝部發脹，服退肝熱藥水，服後仍是大汗，熱退，繼之發冷，發熱；再服藥水，情形同上，胃寒尤甚。二十八日驗血，夜間很是難過，很不安靜。二十九日再請醫請來診，時肋膜炎又作，驗血報告，僅白血球多至一萬二千，醫生擬其某部分化濃，服殺菌藥片，因小便短少，再服利尿藥。午後仍是很難過，適列車先生來探望，他忍耐着痛苦，和列車先生一如平日的談論着，歷時甚久；五時餘，列車先生告別，走後即滿床反覆，

痛苦尤劇，至六時餘，覺欲吐，待我將痰盂拿到床前，他嘔吐出塊塊鮮血，當時我四肢一軟，心痛悸跳，復安慰他，須定心些，待吐畢稍定，命田兒守着他爸爸，我急去通知阿翁等來設法請醫，均憂慮萬分。他吐血後，心中較為平定，體溫亦下降。惟大汗不止。醫生已出診，回來已將戒嚴，僅交伊兄帶回鎮靜藥一片，使服後安睡。

三十日清晨，醫生來給打靜脈針，飲食僅限於流質。午後石靈先生來，贈汎一冊，得悉木齋吐血。晚九時餘，父親由常州來。

五月一日，下午醫生來，因有熱度，僅打退熱針。三時餘，唐高兩先生來探望，並贈桔子一籃。我將病情述告兩先生時，他眼睛紅濕，兩先生別後，他問我，兩先生沒有看出他是傷感否？

五月三日，體溫高至三十八度七，改請曾醫生診治，斷為濕性肋膜炎，第一要鎮靜，胃口須弄好，使能多進營養，配服健胃藥粉。夜一時半痰中帶鮮紅血一塊。從此盜汗甚多，痰中亦常帶血。

五月五日體溫較低，汗仍多，下午石靈先生來探望，並贈牛奶二罐。午後四時，又覺不

適。如此每天靜脈注射葡萄糖鈣及維他命C，體溫得漸平。胃口亦較佳，乃進以鷄汁等營養物。

五月十四日午餐後，右鼻孔流血不止，請廣慈醫院耳鼻喉科劉濤醫生來治，用止血劑和紗布填塞，痛楚萬分，流汗浹體。一星期後，方將紗布逐漸抽盡，未及二小時，左鼻孔又流血較前尤多，天啊！我心焦急。醫生來仍是紗布填塞法。我心沉體寒，不忍再見他那樣痛苦，但他咬緊牙關忍受。他對任何逆境都是這樣忍受，在臥病期內，無論怎樣痛苦，也是忍耐，從未呻吟過一次。但經兩度打擊，身體益覺虛乏。

二十一日，再請會醫生，結果謂肝膽並腫，肋膜炎較前擴大，改打派克泰針，但汗多，煩燥，見他痛苦萬分。

三十日再請會醫生，診斷結果，謂熱度非因肋膜炎而來，與腹部有關，因腹漸腫脹，乃改打葡萄糖及維他命B C。木齋先生的自信極強，不大肯聽醫生的話。會醫生前次說，熱度之來，由於肋膜炎，今則又非，謂與腹部有關。因此，他越發不信旁人的話了。

六月十六日，蔣先生約定朱履中醫生會診，據云，肝上生瘤，不治之症。（當時僅瞞着

我們兩人)。十七日請紅十字會醫院陳醫生來診，據云：係腸結核，腹膜炎，肝癌，不治之症。

十八日呼吸急促，復請余雲岫醫生來診，謂腹脹肝硬，眼結膜漸黃，斷爲肝癌，病者雖信任我，而醫生非神仙，精神上非常痛苦。午後木齋先生囑咐我：「萬一不治，固然是人間慘事，但是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得穿些，把三個孩子帶領好，我是誰都捨不掉的，一方面可惜我自己，修養到如此。」唉！我聽了心如刀割，兩人相對慘泣。

六月二十四日由開蘭亭先生介紹，請紅十字會醫院院長樂醫生來診，決定打厄米汀以治肝。

七月三日，右面第八肋間隆起皮軟而痛，樂蔣兩醫生，均斷爲肝膿瘍。肝癌是絕症，而肝膿是有辦法醫好的。于是大家都很歡喜，木齋先生也很高興。但是醫生抽膿時，並未抽得膿，又均失望。他再受一次打擊，精神體力，更爲痛苦。三天後，體溫漸低，以致無熱度者約八日，胃口亦較佳，精神也較好，叫我買糕餅，自己再做一點他喜吃的東西給他吃，他吃得高興，講一點往事：他小時病後所吃的東西；他母親也是腹脹，而至不治。又講他妹妹小

時的病，沒有好好的醫治以致夭折；喪母後的苦况；他一面講，一面很感傷。其實這許多話，在平日不知和我講過多少次了，每次講的時候，總是非常感傷的。

這時腹脹尤甚，身體又很消瘦，沒有一個方向能夠睡得比較好些。

十九日及二十一日，再打厄米汀，均歷半小時而嘔吐，因起反應而停打；再請曾醫生，打晒利汞以利尿，使腹中積水悉由小便通去，腹部可鬆動舒適；但無效，小便仍少。

二十三日的上午，他要我母親來談談，後來又不放心三個孩子而作罷。午餐吃麥粥兩個半碗，青魚一小盆，伊兄看他精神較前爲佳，亦稍安心。午後醫生來打過針後，吃西瓜一碗，覺得氣喘，給撫摩半小時多，又吃西瓜數塊，四時半左右，伊兄辦公畢來視，見西瓜不好，就去重買，我替他測量體溫，三十八度半，較昨天低二分，看情形比昨天好。伊兄走後，服牛奶半磅。他說：您去寫信給岳父，我睡一息。我寫完一張信紙時，他呼腹脹欲裂，急放筆看他，給他小便後平臥，即覺心往下沉，大汗不止，時六時二十分。我一人無法，擬進以參湯，他說：參非仙丹，到胃中去不會立即見效的，急招伊兄來，電話請醫生，醫生來後，給打一針，仍是難過，且腹痛。並說：針打壞了，如果不打就好了！打的是強心針哩！

可憐呵！看着他的情形，我心粉碎，我心刺痛，拉着他的手呼他，他應我，最後喊我一聲，延至九時一刻，竟作長逝。自變病至臨終，神智清淅，未有昏迷狀態，我悲痛，週身寒冷，四肢麻木，胸悶異常，天啊！竟有如此慘事，落到我的身上，我將怎樣生存呢？最傷心的那出世未滿九個月與父尙末一面的孩兒，竟作孤兒，永不能看到他的父親的面孔了。人世的慘痛，有什麼再能夠咬傷我的心瓣呀。

研究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意義

(代序)

現在來研究過去了的中國蘇維埃運動，究竟會有什麼意義呢？

製造皖南慘變的老爺將軍一流人物會說：「哼！說什麼研究，現在提起這個就是企圖煽動暴動，不懷好意，以漢奸論罪！」

這是屁話，按下不表。

也有些左得可愛的青年們聽到這個名詞，於是歎然色喜，拍案而起，喚：「好！再來一個蘇維埃豈不是更好嗎？我們就來這一手！」

但是，且慢。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歷史是不能重演的，然而我們決不能對於歷史一無所知，只有對歷史有清楚的認識，才能夠正確地把握現實而與歷史的車輪及時並進！

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已是五年前的陳跡，但是它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永久不忘的經驗，教

訓，它照射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鬥的歷程上的光彩將永遠鮮明，光亮。

中國蘇維埃運動帶來了一個完全全新的社會制度給中國歷史，工農有自己組織的政權，自己的軍隊，從他們貧弱的，倔強的身體發出無窮的堅決不拔的勇氣毅力，和全世界帝國主義所結合的攻勢進行着十年的惡鬥。給這個曖昧，隱祕的世界，揭示了一些真實的面目。使中國的人民大眾從迷霧中認清了前路，不但從昏睡中覺醒，而且堅持了根據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而創造一個新社會的信念。

今天我們正創造着一件新的事業。

研究過去的蘇維埃運動，就是要找出有助於我們的事業的東西，這是歷史的發展。

凡是從歷史中引申，發展的事物，它終能力排萬難而向前邁進，今天我們要大大地發揚艱苦卓絕的工作作風，和實事求是的民主精神，這二個東西就是我們從蘇維埃運動中所得到的，任何倒退的行爲，少數人發財，多數人吃苦的情形，和政治的黑暗，腐敗，獨裁壓制的手段，我們要堅決反對。

最後，我們原想編輯一部中國蘇維埃運動史，爲了材料不夠，學力淺薄，不敢隨便寫，

但是這個念頭，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把它實現的。最不幸的是那位担任審訂工作的朋友，竟然給工作奪去了他的生命，永遠不能再參加我們的這一工作了。這本小書的出版，算是紀念我們的那位同道吧！

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的各項政策

北
辰

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性質正如大家所知道是工人和農人的民主專政，它不同於歐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工農民主專政的制度是和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關係相適應的，所以，無論在地理上或在歷史上，找不出同樣性質的政權。

要研究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的各項政策，不能在任何別的地方或東西中去找類似的例子來比擬，只有在中國蘇維埃運動本身中去找尋。

下面介紹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的各項政策：一、政治制度，二、土地政策，三、經濟政策，四、文化政策，五、其他。

一、政治制度

「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的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和一切勞苦民衆的。在蘇維埃政府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羣衆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的人和反

革命份子是有選派代表參加政府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爲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委員會爲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佈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動民衆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族別（漢、滿、蒙、回、藏、和在中國的台灣高麗安南人等）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爲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爲使工農兵勞苦民衆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權，蘇維埃選舉法特規定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八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舉代表參加工農兵會議，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和地方政治事務。代表產生方法是以產生工人的工廠和手工業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可居住的區域爲選舉單位。這種基本單位選出的地方蘇維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參加城市或鄉村蘇維埃各種組織和委員會中工作。」

「這種代表須按期向其選舉人作報告。選舉人無論何時皆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爲着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廣大的農民與勞苦羣衆走向社會主義，中國蘇維埃政權

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加無產階級代表的比例名額」

以上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關於蘇維埃的組織的基本條例。

根據了上面，我們知道中華蘇維埃是工農的民主專政，它的政權是屬於一切勞苦民衆的，而對一切剝削者和反動份子是无情地加以排斥的。具體地說起來，蘇維埃政權是屬於：一、被雇於農工商業的工人及使用者；二、手工業者及體力勞動者；三、不以剝削爲目的而自已勞動的農民；四、依生產的和社會有益的勞動事業以維持生計的小學教員，醫生，自由職業者；五、過去努力於無產階級革命者；六、蘇維埃的各種軍隊和士兵。受到排斥的是下面這些份子：一、土豪，劣紳，地主反動派；二、當過統治階級的警察憲兵馬弁有反革命行爲者；三、進行經濟剝削如放賬開行及有財產收入而自己不振勞動者；四、一切僧侶道士巫地理基督教徒及宣傳迷信者；五、流氓地痞永久脫離生產形成寄生蟲者；六、以增加自己利益而雇傭勞動者；七、雖屬有參政權的階層而在選舉期內有反革命行動者；八、有殘廢疾病而精神錯亂者。（根據六安蘇維埃條例）

中華蘇維埃的組織系統是各級（全國，省，市，縣，區，鄉）的工農兵代表大會作為各該組的最有權力機關，下設各級執行委員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時期是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應選常務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為該地方的實際政府。常務（人民）委員會應實行集體的分工：一般的依據政務的繁簡設立軍事，經濟，土地，文化，教育等委員會或部。有的地方也有添設社會保險，工農監察，裁判和婦女等委員會或部的。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前，一般的是工農革命委員會。這是為進行勝利的武裝暴動而組織的。在鄉村則是農民協會，這是和地主階級封建統治對抗的組織，是奪取鄉村政權的臨時組織。蘇維埃政權正式成立以後，這二個組織都沒有成立的必要。

此外，作為蘇維埃政權左右手的是職工會和鄉村的雇農工會。這二個組織和蘇維埃有密切的正確的關係是蘇維埃的前鋒和後衛。

說到蘇維埃的選舉法，那是站在勞苦羣衆直接選舉的基礎上的。產業工人佔據工人代表中的多數，工人代表佔據全體代表中的多數，雇農代表佔據農民代表中的多數。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工人代表所代表的人數遠較農民及其他階層為少。譬如六安蘇維埃條例

規定：工人每四人選一代表，而農民每五百人選一代表，士兵每五十人選一代表，城市貧民每百人選一代表；譬如贛西蘇維埃工人每十人選一代表，農民每五十人選一代表（自由職業者併於農民內）。

蘇維埃代表的產生由工廠工人，馬路工人，職工會工人，農民（鄉區全體大會或農村合作社開會選舉），兵士委員會，手工業者，學生，自由職業者，小資產階級下層份子和貧民參加選舉。一般的，工人以市鎮工廠地方為單位，由工會召集一鎮一廠或一地方的工人全體會議選舉，農民以選舉區為單位，由農會召集全區內所有農民會議選舉；城市貧民以市鎮為單位，自由集會選舉；其他體力勞動者和智識份子自由職業者參加工會的選舉；士兵以隊為單位選舉。

代表一經選出，召集會議，就是蘇維埃的最高機關。代表會議討論和通過一切政綱和各種重要決議案，選舉執行委員會，代表會議閉會之後一切任務都交給執行委員會去執行。

二、土地政策

我們知道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最基本的政綱之一就是土地革命。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最顯著的特點也表現在它的土地政策上。

由於中國統治階級的基礎都是建築在中國的舊式土地關係上，建築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關係上，使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只有徹底消滅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消滅地租制度，使一切農民（包括農村失業者）都得到必要的土地。

所以，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土地政策的出發點是消滅地主階級和一切農民都得到必要的土地。它規定了：一，凡屬地主的土地，一律無價的沒收；二，凡屬祠堂、廟宇、教會、官產佔有的土地，一律無價的沒收；三，積極參加反革命活動者的土地，一律沒收；四，沒收的土地一律歸蘇維埃政府分配給地少與無地的農民使用，禁止一切土地的買賣，租佃，典押等等，以前田契，租契，押據等一律無效；五，分配土地的方法由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六，大規模的山林，河道，湖沼，鹽場，農場，桑地，原歸政府者概歸蘇維埃政府管理經營；七，以前軍閥豪紳剝削農民的田賦，契稅及一切捐收等一律取消，分有土地的農民應徵相當的公益稅，其數目由當地蘇維埃政府按照累進稅的原則規定之。（見中華蘇維埃土地暫行法）

關於土地政策的一般原則問題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留下來的只是實施情形了，具體地說，就是沒收和分配的方法了。

毛澤東在一篇「查田運動的羣衆工作」的文章裏說到了土地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

第一步是做宣傳也就是講階級。一定要向羣衆說明土地政策的內容：工人爲領導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去削弱富農，消滅地主。一定要使羣衆了解階級的區別；地主是封建剝削者，富農是半封建剝削者，但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中農是自給的勞動者，貧農是被剝削的勞動者。一定要揭破地主富農的每一個欺騙口號。

第二步是查階級。一定要查出地主富農階級，查出剝削者，查出隱藏在農民中間而實在不是農民的人。一定要查得明白，使本人服罪，使羣衆滿意。

第三步是通過階級。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分。通過的次序首先是貧農團大會，經大多數贊成才算通過。第二是鄉查田委員會，對於貧農團的意見加以審查。第三是區土地部最後決定本區階級成分。等四是村子羣衆會，在村子裏召集羣衆大會，報告通過階級的具體情況，贊成的通過；不贊成的再加調查，不可硬行通過。

第四步才是沒收和分配。經過村子羣衆大會的通過，才能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和富農的多餘土地和財產。村子羣衆大會舉出的沒收分配委員會是執行機關。在分配工作方面，要注意沒收來的土地財產應分配給本村子，不可全鄉平攤；首先應分配給紅軍家屬，雇農，工人，和其他分居的羣衆，不可不分階層同等分配；沒收來的耕牛和重要農具，在羣衆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組織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沒收來的土地除紅軍公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給過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

毛澤東最後指出工會和貧農團是農村階級鬥爭的領導者和柱石，正確的開展查田運動，依靠着工會會員加入貧農團，起積極的領導作用。

土地的分配既像上面所說是給一切農民的，然而，在實際的意義上又發生了一些問題，原來分田的標準可以有二種：一是以勞動的標準，會勞動的分田不會勞動的不分；一種是以人口爲標準，除豪紳地主反動派，商人，和一切有職業足夠維持生活的不分外，老少男女平均分配。第一種標準可以獎勵勞動，改良生產，增加生產量，但是不能爲長時期被剝奪土地的農民所接受。相反地，第二種標準却失掉鼓勵勞動和生產的意義，而勞動者少，分得

田多，因之無力耕種影響收穫。更有發生不自傾向的可能，就是自己耕種不了的私相授受給有力者代耕，造成變相收租傾向；然而這種標準是一般農民所樂於接受的。

所以，在土地分配的實施上，各種蘇維埃是隨着本地的主觀宣傳力，和客觀的條件而決定分配標準的。

如果拿閩西蘇區作為以人口為標準分配土地的例子，（大多數蘇區都以人口為標準，也有以勞動為標準的，像龍州蘇維埃就是），那末土地分配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為了防止以人口為標準的土地分配方法的流弊，閩西蘇維埃政府定出三個補救辦法：一，蘇維埃政府布告田地不准私相授受給人耕種；二，荒蕪田地，收穫減少者，由蘇維埃政府收回多餘土地給有力者耕種；三，舉行農產品展覽會，好的予以獎勵，以為鼓勵生產。

至於分配田地的辦法，那末首先以鄉村為單位，統計全村人口和田畝，平均分配；其次在羣衆大會中通過分田決議，馬上按村坊推舉多少人分途登記該村所有的田畝和人口，同時限定登記的時間；登記完畢由蘇維埃委員會同登記者，按田的肥瘠，以收穫為標準，規定某田歸某人耕種，並定出分田日期；最後，蘇維埃政府按全村田畝號數創成許多木簽，簽上

田的號數（收穀多少）和歸誰耕種的字樣，再由蘇維埃委員會同登記者和羣衆分途出發分配插木簽，同時政府布告分田的辦法。至於分不盡的土地那末算是蘇維埃的公田，由農民公共耕種，也有給某一農民耕種，征收比較高額的土地稅。

閩西還有的是出產木和紙山林分配問題。蘇維埃的分配辦法大約這樣：一切山林所有權屬於蘇維埃，分配給原來以山林爲業的經營，歸政府徵收土地稅，松竹等山林和土地一樣分配，柴山和荒山不分配，由羣衆自由使用；杉松二種山林，羣衆需要時可以使用，但應得政府的許可；山林特別是竹山，不是按照全區人口平分，而是分給有造紙能力的人經營。

三、經濟政策

中國蘇維埃的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爲着反帝和土地革命的進展，又由於蘇維埃區域是整個地受着敵人的包圍和封鎖，它又不得不以打破封鎖謀經濟上的自足自給爲目的。

在工業方面，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是以下列各項爲原則的：一，沒收帝國主義的工業，特准允許經營必須遵守蘇維埃的一切法令；二，民族工業和手工業仍舊保留，但由工人監督生

產，如有反革命即按法沒收，作爲工人的合作會或協作社；三，促進工業發展，特別注意供給紅軍需用的一切企業的發展。

由於中國蘇維埃區域位置於本國的落後的農村，那裏工業是壓根兒不發達的，蘇維埃工業的發展只限於生產合作社一端。這種生產合作社的任務大都是由農民兼盡的。大部分生產合作社製造農具和紅軍需用品。

在商業方面，中國蘇維埃這樣規定它的政策：一，保證商業自由，不干涉商品市場關係，嚴禁商人投機和提高價格，解散商會；二，實行監督貿易，保障蘇維埃區域的必需供給；三，竭力幫助消費合作社，提倡公共倉庫，積蓄糧食，實行廉價供給和救濟。

對於私人經營的商業，雖然允許自由營業，但是却收相當的累進的資本稅和營業稅，因爲蘇維埃的商業政策是着重在消費合作社的發展。

關於消費合作社，單就湘鄂西蘇區在一九三一年即有一百三十多個。消費合作社的基金有二個來源：一個是沒收來的貨物，一個是羣衆的入社基金（普通規定中農五角，貧農三角，富農不准入社）。

此外，蘇維埃還設有國家商店（省和縣都有這種商店），它的貨物的主要來源都靠着沒收。

在財政和稅則方面，蘇維埃的經濟政策規定：一，消滅舊捐稅制度，另定適當的累進稅則，使由資產階級負擔，豁免紅軍，工人和貧苦羣衆納稅；二，取消一切過去的封建奴役，和高利貸契約，取消貧民的各种債務，典當物件歸還原主，當舖由蘇維埃沒收；三，查清舊有貨幣，發行新的貨幣，兌換外來貨幣，使能在蘇區內通用；四，設立工農銀行，在各地設分行，管理發行貨幣，貧民借貸，兌換貨幣，和徵稅事宜；五，對私人銀行和錢莊，派代表監督行動，禁止發行貨幣，注有私人銀行家利用銀行作反革命企圖。

蘇維埃所規定的稅共有三種：土地稅，營業稅和海關稅，土地稅是按田畝的收穫量和農民的階層收稅，以全年計算，分春秋二季繳納。營業稅分行商和坐商二種：坐商以貨物和流通資本爲標準，徵收累進稅；行商以流通資本和採辦貨物的總價徵收統一的關稅。關稅出口入口都以三十元起碼征普通百分之一，如果只經過蘇區的白區商人，而資本在五千元以上，關稅須根據累進的營業稅比例征收。

三種稅收普通是根據下列表格

一、土地稅

| 成份 | 征收起碼 | 百分比 |
|----|------|--------|
| 富農 | 一〇〇元 | 十五 |
| 中農 | 一〇〇元 | 五 |
| 貧農 | 一〇〇元 | 三(或免稅) |

(有的地方按實物徵收土地稅：像閩西蘇區規定田地收穫三担以下不收，三担以上徵收百分之五，五担以上徵收百分之五十，十担以上徵收百分之十五；贛西蘇區規定農民以其剩餘用累進的方法徵收，即穀一石徵一桶，二石二桶，三石四桶)。

二、營業稅

| 資 | 本 | 稅額百分比 | 資 | 本 | 稅額百分比 | | |
|-----|---|-------|-----|-----|-------|-----|-----|
| 五〇 | — | 二〇〇 | 二 | 三〇〇 | — | 四〇〇 | 三 |
| 二〇〇 | — | 三〇〇 | 二·五 | 四〇〇 | — | 五〇〇 | 三·五 |

| | | | | | | | |
|------|---|------|-----|------|---|-------|-----|
| 五〇〇 | — | 六〇〇 | 四 | 二〇〇〇 | — | 四〇〇〇 | 六·五 |
| 六〇〇 | — | 八〇〇 | 四·五 | 四〇〇〇 | — | 五〇〇〇 | 七 |
| 八〇〇 | — | 一〇〇〇 | 五 | 五〇〇〇 | — | 八〇〇〇 | 八 |
| 一〇〇〇 | — | 二〇〇〇 | 六 | 八〇〇〇 | — | 一〇〇〇〇 | 十 |

三、海關稅

甲、蘇區非蘇區輸出入率：

| | | |
|--------------------|-------|---------|
| 種類 | 徵收標準 | 稅率 |
| 普通貨物 | 三十元以上 | 百分之一 |
| 奢侈品 | 不論價格 | 百分之五十 |
| 糧食 | | 免稅 |
| 油鹽 | | 照普通貨物減半 |
| B 非蘇區運到非蘇區經過蘇區的稅率： | | |
| 種類 | 徵收標準 | 稅率 |

普通貨物

三十元以上

百分之二

同上

五千元以上

累進營業稅

奢侈品

不論價格

百分之五

蘇維埃銀行在各蘇區內都有設立，並都發有相當數量的紙幣，作為流通工具而存在。

然而，中國蘇維埃區域處在敵人的封鎖和包圍之下，已是經常處在戰爭狀態之下的，所以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是往往不能循着正常的道路前進，因而也不得不帶有服從軍事的性質。

在軍事封鎖之下，蘇維埃區域常常鬧經濟恐慌。要解決這個恐慌，除了在軍事上追求勝利以外在經濟政策方面也不得不採取某等非常的措施。這些措施就是：

一，蘇維埃有權實行集中現金和糧食布疋，以謀打破敵人封鎖政策。

二，必要時得向殷實富商家或富農徵募營業稅或土地稅以外的特別捐。

三，如果發生糧食和金融恐慌，必要時可徵收富農的暗藏金錢糧食，或相當徵發中農的部分糧食物品。

四，萬不得已時，向農民號召自覺地獻出物品和食糧。

四、文化政策

根據洛甫在「新文化運動論」上所說：大革命失敗後的新文化運動（新社會科學運動，社會主義文藝運動）準備了並配合了十年的蘇維埃運動，而且結果建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在某些地區內取得了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同時在蘇維埃區域內創造了並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的雛形。

顯然地，文化運動是革命的先導，而且是替革命服務的，所以中國蘇維埃的文化政策不得不是以保障工農勞苦民衆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爲目的，而且也不得不是爲着鞏固和發展這種新民主主義新文化的雛形而着想的。

所以，中國蘇維埃的文化政策規定蘇維埃政權可以用羣衆政權的力量取得印刷機關，以及一切必需的設備，給予工農勞苦民衆以保障他們的文化自由的物質基礎，同時，反革命的一切宣傳和活動，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絕對禁止。

爲了保障工農勞苦民衆有受教育的權利，以便積極地領導他們參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

活，中國蘇維埃的文化政策又規定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在青年勞苦羣衆中施行。

由於這種文化政策施行的結果，表現在蘇維埃區域內是這樣的：

一、根據江西福建粵贛三省的統計，在二千九百三十二個鄉中，有列寧小學三千〇五十二所。學生八萬九千七百十人，有補習學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學生九萬四千五百十七人，有識字班（此項只算到江西粵贛二省，福建未計）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組，組員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樂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個，工作員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八人，這是中央蘇區一部份的統計。

蘇區中許多地方學齡兒童的多數是進入了列寧小學校，例如興國學齡兒童總數二萬〇九百六十九人，（內男一二，〇七六，女八八四三），進入列寧小學的一萬二千八百〇六人（內男八八二五女三九八一），失學的八千一百六十三人（內男三二五一女四九一二），入學與失學的比例爲百分之六十與四十，而在國民黨時代，入學兒童不到百分之十。蘇區很多地方的兒童們，現在是用了大部分時間受教育，做遊藝，只小部分時間參加家庭的勞動，這同

國民黨時代恰好相反了。兒童們同時又組織在紅色兒童團之內。這種兒童團，同樣是兒童們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

婦女羣衆要求教育的熱烈，實爲從來所未見。興國夜校學生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佔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萬〇七百五十二人佔百分之六十九。興國識字組員二萬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佔百分之四十，女子一萬三千五百十九人，佔百分之六十。在興國等地婦女從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婦女的活動十分積極起來。婦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許多婦女是在作小學與夜學的校長，作教育委員會與識字委員會的委員了。女工農婦代表會在蘇區是一種普遍的組織，牠注意於勞動婦女羣衆的整個利益，婦女教育當然是他們注意的一部份。

羣衆識字的人數是迅速增加。識字的辦法有夜校識字運動與識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點，識字組在羣衆的家裏，識字牌在道路的旁邊。領導識字運動的機關則爲鄉村的識字運動委員會。拿興國來說：全縣有一百三十個鄉的識字運動總會，五百六十一個村的識字運動分會，三千三百一十七個分會下面的識字小組，二萬二千五百二十九個加入識字小組的組員。

這是掃除文盲的極大規模羣衆運動，這種運動應該使之向着全蘇區一切城市和鄉村中間發展中。

蘇區羣衆文化運動的迅速發展，我們看報紙的發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蘇區已有大小報紙二十四種，其中如「紅色中華」從三千份增到四五萬份以上。「青年實話」發行二萬八千份，「鬥爭」只在江西蘇區每期至少要銷二萬七千一百份，「紅星」一萬七千三百份，證明羣衆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蘇區中羣衆的革命的藝術，亦在開始創造中，工農劇社與工農歌舞團的運動，農村中俱樂部運動，是在廣泛的發展着。

羣衆的紅色體育運動，也是迅速發展的，現雖偏僻鄉村中也有了田經費，而運動場則在許多地方都設備了。

蘇區還缺乏完備的專門教育的建設，但爲了革命鬥爭領導幹部的培養，我們已設立了紅軍大學，蘇維埃大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及教育部領導下的許多教育幹部學校。中等教育與專門教育之應該跟着普通教育的發展而使之發展起來，無疑的，應該成爲教育計劃中的

五、其他

甲，勞動政策 蘇維埃政權是勞動人民的政權，所以它的勞動政策基本上是保護勞動的。關於這個，在中華全國總工會（赤色）的全國工人鬥爭綱領上會清楚地提出下列原則：在政治上，工人有結社，開會，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和破壞行為；在經濟上規定八小時工作制，休假制度，和優待女工，童工制度；在待遇上，是工廠設備的安全，死亡殘廢的撫卹，受教育的權利，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工人福利事業的辦理。在蘇區另有勞動保護法和工農監察委員在蘇維埃和工會統一之下來執行上述各項。

乙，婦女政策 在中國蘇維埃憲法大綱第十一條上寫着：「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障澈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在事實上逐漸行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的生活」。

即就婚姻制度一端而言，蘇維埃政府雖一直沒有產生婚姻法，然而事實上，蘇區的婚姻

制度是根據下列原則決定的：一，結婚，離婚必須經雙方的同意；二，由一方提出離婚而對方不同意者得提交蘇維埃根據情理解決；三，如果由於故意，或被人挑撥離間者，蘇維埃政府不批准其離婚；四，禁止重婚，禁止蓄婢納妾，禁止買賣婚姻，禁止搶掠婚姻，禁止誘拐婚姻，禁止強迫婚姻；五，凡不在禁婚之列，經雙方同意向蘇維埃政府登記即能結婚。

丙，反帝政策 如果說蘇維埃區域只是處在內地和鄉村，對於反帝問題沒有感到迫切的嚴重。然而一到了大城市和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區域，這個問題顯得十分嚴重了。一九三五年二月廣西龍州蘇維埃充分表現了中國蘇維埃的反帝政策。這個政策就是徹底沒收帝國主義企業和銀行，收回租界，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潛勢力。這個政策是和中國人民的基本利益完全符合的，蘇維埃憲法大綱第一條就規定了「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

丁，宗教政策 蘇維埃政權基本上是反對宗教的，然而它不強制剝奪民衆的信教自由，因為信仰和反對宗教是人民的自由，而蘇維埃政權却有權制作反宗教的宣傳，以科學和文化來打破迷信和偏見。

戊，民族政策 革命的政權決不採取任何壓迫民族的政策，它應當承認民族自決權和分

立權，承認每個民族有發展它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權利。中國蘇維埃政權正是採取這種政策。

資本主義文學的沒落
(下)

J. Strachey 原著
吉 洪 譯

在討論韋爾斯，蕭，和開尼斯這些社會學性質的作家中，我們還未曾提到文學界中稱之為文學的東西。那末讓我們向着「純」文學的作家以繼續我們有些顧慮的進程。讓我們更進一步的討論一下較年青的一代作家，這些作家雖然仍是具有社會思想的，但已比韋爾斯，蕭等，減輕了許多。我們在這些作家中，比較任意的當然要舉出潑魯斯特（Proust），勞倫斯（D. H. Lawrence），以及赫肯黎（Aldous Huxley），但也因為這三個似乎是最可觀的。在一方面，沒有比這三個作家更不同了。但這三個全都有一種苦悶中反映了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之特性。無疑的，這三個的每一個都會說這是自路克萊錫（Lucretius）至巴斯加（Pascal）每一個有悟解力的人，當他開始了解人類在宇宙中的生命的本質和必然的時候都會感到的苦悶。在一方面這無疑是確然的。整個的過去中人類生命的情況是悲劇的主題。悲劇的人生觀的表現：任何時代任何大作家所一致具有的那種觀點，是改善人類命運的效力，並非由於要求否認或掩飾人類存在的幾乎不可忍受的必然是什麼，而是由於把未受欺蒙的人們所自覺地不介意地面對着的惡運的例子及慰藉給予我們。這三個現代作家也都具有這悲劇的見解。

那末，可以否認在他們的悲觀主義中有着另一種成份嗎？他既是大作家，他們也具有種族的悲劇傳統。但，我們全都不覺得他們中每一個都只是一部份地大作家嗎？他們是具着并不比過去的代表作家，庸劣的才能的人。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名字之後不必放上一個問號嗎？他們的成就中是否毫無疑問，毫無混雜嗎？切近一些來看，這種疑點不是由於他們所必然要處理的材料的本質中來的嗎？因為每一個作家，不管他如何喜歡在這事情上欺騙他自己，他只能夠處理他這時代的生活所給予他的材料，假如，像論到的這三個作家的情形，他們的作品組成爲對他們的時代的實在的社會交往的批評，無論是以小說形式或是更直接的以論文形式；關於這理論是無庸置疑了。

三個作家中，潑魯斯特會完成了最完全的作品。在他的情況下，他的一生的時與地的社會必然性也佔了最重要的位置。因為潑魯斯特的巨大作品，不管還有其餘的許多，十分不能否認的是勢利的史詩。在一方面，而且是一個階級社會中勢利是絕對必然值得讚許的特點的最後明證；是提高求社會上成功的熱望以達到人類主要基本慾望之一的水準的辯護。對一個在二十世紀第三十年代死去的法國布爾喬亞，潑魯斯特說，勢利是一種基本責任。

潑魯斯特近乎是無限地持續的，無限地精密的在探求爲了什麼他曾度過他的一生，這探索發現了他在結末只是爲了這一種活動而度此一生：那便是爲了社會上成功的實現。他還論斷，在整個上這是度得很良好的一生。對於『斯璜之路』（註一）中的小孩子，要那末豐富完全的生活着，要經歷那個時地所經歷的生活的一切，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唯有順利的進入那巨大的世界，那世界在初看似乎是由斯璜代表着的，但隨之便變得有那末許多品位中的品位，那末許多真的或假的名人，那末許多誘人的虛幻的天地，以及未曾料及的消失，這樣的世界是需要整個的一生去探險的。在末了，假如整個冒險被證爲無效，假如當極限的祕密已達到，而其中居民却被證爲并不是以魔術造成的悅人的理想中的人物，而是每一微末都一如其他的任何人一樣的頑硬，殘酷，粗魯和卑劣；假如德·格爾曼公爵夫人（註二）不能注意到她的親愛的朋友斯璜因爲她在一個舞會上遲到而快要死了這事實，那便不能說把一個人的生平貢獻與任何旁的目的，便可得到任何較佳的結果。假如，這些『場面上的人們』中的每一個，

（註一）潑魯斯特第一部名著——譯者

（註二三四）都是『斯璜之路』中主要人物之一，——譯者

這些人在最初以這樣一種酷令人愛的面貌現示給我們的，然又漸漸的被作者的輕鬆而又刻薄的手指把美麗、迷人，聰明的每一原素，甚至最基本的人類的崇高剝了下來了；假如奧黛特·德·克萊西（註三）從能以她的美貌照亮整個的一個公園的天使而一變爲一切愚蠢，貪吝，下流的原型；假如德·費巴黎雪夫人（註四）從最令人喜悅的貴婦人而開始被人發現全無長處——由於她犯了發表回憶錄的罪過——最後又被人看出是一個面部滿佈臃胞的可怖的粗俗的老太婆；假如貴族制度變爲并不是以前那樣似乎不能接近的絕頂；假如那個大布爾喬亞費爾杜倫夫人突然一變爲大貴族德·格曼公爵夫人；假如潑魯斯特的勢利未由他的不肯安靜的才智，他的才智用着一種仇恨的自若的喜悅，暴露了他爲了耗其一生的社會價值中的惡俗和卑劣，予以片刻的平靜，始則探求，繼則解釋；那末便不能說除了這樣的去探求和解釋以外還有任何以其一生去做的事了。將其一生用於社會慾望，他無論如何是曾經深入了算是在地球上具有最高文明的國家的社會的最高最文明的一點的事物的。

那末，這種優美和文明全都是一種虛僞，這一發現，無論如何使他確認天下已沒有一個地方有着更好的東西了。貫於潑魯斯特的作品的結論中的悲悼的表示，便是對一個形將瓦解

的社會的悲悼。我們記得「重得的時光（*Le Temps Retrouvé*）」中的一段，潑魯斯特在戰爭的間斷以後重又遇着了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他具有了暫時的幻景，以為經驗也許會使他們改善些。但相反的，他發現了戰爭未使他們改善而是更壞，更狹小，更自私，更無人道。確實的，潑魯斯特對法國布爾喬亞社會在第三共和國下所能出的人生的最高表現唱了一首長苦悶的鎮魂彌撒。

美國作家愛特蒙·章爾遜，他的那部深入的批評著作「亞賽爾的堡壘（*Axel's Castle*）」是我以及每一個研究今日精神生活的人所深深受益的，他把潑魯斯特的作品歸納於下列雄辯的章段：

「在想像上和才智上，潑魯斯特是極其強健的；假如我們在他作品中覺得有些沒落的成份，這便是主要的由於他所生活着的，他的小說獨佔地處理着的那個社會在沒落，——這社會便是一無所有的貴族以及時髦而文明的布爾喬亞的社會，加上了他們的醫生和他們的藝術家，他們的僕人和他們的寄生者。從潑魯斯特的作品我們總覺得我們好像在閱讀某一件事物的的末端——這似乎，確然的，是他要我們感到的；他目擊着戰時巴黎被砲攻的牽連，當沙

爾呂是處於它的崩潰的最後階段的時候。不僅把他的主角及他的其餘的人物的大部歸於死滅，他們的世界本身似乎也趨末路了。也許潑魯斯特的奇異的詩意和光輝是落日的餘火——是十九世紀智識階級美學理想主義的最後的火花。假如說潑魯斯特比沙克萊 (Thackeray)，柴霍甫，華登 (Edith Wharton 美國女作家) 或是法朗士更加戲劇，更加完全，更加用意，這也許是因爲他到了一個時代的末端，而總結了整個的情況。……潑魯斯特也許是資本主義文化這淒涼的屋宇中的戀愛，社交，才智，外交，文學以及藝術的最後一個大史筆。而且這一個小人物，有着悲哀的伸號，形而上學家的思想，沙拉新 (註) 的嘴啄，不合身的衣着，還有一對如蒼蠅的複眼般似乎看見他四周的一切的大眼睛，他統治着這景况，在這屋宇內充當着主人，而他已不再是這屋宇的主人了。」

沒有一種對照可以再深一些也沒有可以證明更浮淺，像潑魯斯特與英國小說家勞倫斯之間的對照一樣。勞倫斯是英國戰後所產生的一個多產而活動的作家；這個作家那時仍舊在寫作着，好像他知道寫作還是不枉費時日的。雖然，他在個人方面以及在作家身份方面全都由

(註) Saracen，意爲回教徒。文中之意何指，待考。——譯者

於他的環境的本質受着極度的痛苦。他的出身是一個工人，是諾丁漢地方一個礦工的兒子，是從英國真正的心臟出來的人是英國工人階級這部份中出身的人，要盡心竭力始能維持其自身的礦工。無論如何，算到他的生命的最後，勞倫斯未曾自覺的對政治感興趣。他覺得他沒有時間去關心政治。他似乎只知道英國政黨政治形式這種政治，他的銳利的眼睛一瞥便看穿其偽作。但他却自覺而又不自覺地對階級，對階級關係有興趣。要說階級關係困擾了他，這并不完全過分。因為在他的小說中同樣的題材三番四復的出現。一個年青精壯，無自覺的工人被丟入了統治階級，從中遂與一個貴族婦人有了愛情，這個貴婦人曾被她這階級中的男人蒙蔽得直到那時候。舉如：『鼠尾草 *Aarons Root*』以及他的最好的短篇小說之『兔 *Tho Gh-Ost*』中具有着這樣題材。在他的遺作『死掉的人 *The Man Who Died*』中這又出現了，在這篇小說中其無產階級主角是一個木匠。在奇特的論文似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中這題材給了最明白的表現。在這書中，統治階級丈夫是確定地并且是象徵地造成爲無能的，被戰爭弄殘廢了的。無產階級主角當然總是勞倫斯自己。

到底，我們這就發現勞倫斯的幻想與發魯斯特的是向一樣的方向走着。假如不在他的自

身中那末便是在他的假想的世界中，勞倫斯也登上了存在着的社會的社交極峯，以看是否偶然有活着的事物能登峯造極的。於是勞倫斯也帶着這報告回來了，沒有這事。半猶太種的法國布爾喬亞與諾丁漢的礦工都作了同樣的進程：他們都走上了『斯璜之路』與『格爾曼之路』。無疑的，他們在某一點是十分對的。假如人厭棄政治；假如人像哲學家般的厭棄改善人生的提議；假如人只想解釋人生。那末真的，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便是在舊有的社會中去找出一什麼是最高尚的，以及姑認其為最好的。但是，潑魯斯特和勞倫斯都具有保衛他們的社會理想這不幸。這確然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生不逢辰，放棄還存在着的社會理想是太早，把那些理想在一種可以使他們滿足的保守情形下找到是太遲了。

勞倫斯在他的一篇短篇中有一段極妙的描寫了古舊英國統治階級在品質上的腐朽，那有文化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的謹慎的（當然，雖然也是十分殘忍的）阿斯吉斯（註）典型的人們在一九一六年如何的被以勞合喬治（註）為代表的大商業市儈典型這一種更淺薄的典型所推倒。他看見戰爭已驅迫不列顛資本主義向着降低其會創造的那種文明水準的方式行去。他

（註）Asquith, Lloyd George. 二人，都曾為英國首相。

見其變粗糙，變低賤，戰後幾年日益固定的如此行去。這觀感使他惡心，終而害殺了他。或此或彼，他甚至從未覺到任何變更。他所看見的唯一變更是英國工黨，他馬上便當它爲，如他會這樣看待的一樣，閹割他自身階級的詭計而厭棄之。因爲在一種半知覺情形中他深信工人的勝利。的確的，假如你願意讀他的小說，他的小說中具有着一貫的題材，統治階級中的可愛的女人爲工人所解放，他一忽兒便擒住了她，救了她，那些都是年青工人復興的神話；算爲真的只有工人們能夠做到的。他的小說從這個題材得到了無可比敵的活力。但這總未嘗貼近自覺；而勞命斯却不置身資本社會之外，並不從其崩潰抽出力量及信心，反而使他自己不可避免的捲入這崩潰，因此，便有他的苦悶，他的痛苦的進入一種奇特的并且頗爲局外人似的性慾神祕主義的遊歷；因此，便有那種可怕的失敗主義的感覺，這感覺有時候竟蓋過了他的無可匹敵的熱情。

赫胥黎與勞命斯之間是有着一大對照，比勞命斯與潑魯斯特之間的對照更遠爲深沈。赫胥黎在英國文壇之贏得其地位是以其博學，機智，和理智力；并非以任何直覺的幻想的天賦，赫胥黎之最大長處是他擺脫了那種損毀了那末許多最特出的英國的作家的鄉土觀念的色

調。他甚爲熟知歐洲文明；他嫻熟歐洲資產階級在其統治的時代中爲其自身建立的那些并非不值一提的文化的全部。

應當成爲一個赫胥黎（註），這些合宜的，這個赫胥黎可以最自覺的描寫英國資本主義的最後一代之了。英國那些主要中層階級家庭之一的這個赫胥黎家族曾經是，并且還是，不列顛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棟樑之一。但這是怎樣一種描寫呢！在一本接一中的小說與論文中，赫胥黎把他的修長，悅人，審察的，分析的手指伸入了資本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他所找到的也總是一樣。到你喜歡的地方去，「做你所願做的，」你永不能避開污穢和沒落的氣味。我想，赫胥黎是會否認的，在目前經濟制度的特性之下有任何事是可做的。他相信這是人類本身的特性。但實在的，沒有人否認人生的可怖的一部份（人生的歡樂的一部份也一樣）是不可究根的，是與任何社會制度無關的。

在另一方面，這可以確定指出來的，那特別使赫胥黎一至於做出他現在那種幾乎是自動

（註）亞爾陀斯·赫胥黎即是著「天演論」的老赫胥黎的孫子，亞爾陀斯之兄裘利安爲現代英

國著名生物學家，故本文作者有此語。——譯者

的握住鼻子的表情的許多人生的特性乃是他所生活於其中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特種狀態的直接產物。讓我們來看他最近的著作——一個烏託邦，題名爲『美麗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並不是因爲此書較諸他以前的著作爲重要，而是因爲關於未來的書總是可以把著者許多關於現在的意見告訴我們。在科學的假想之遮蔽之下，他們能夠表現出，無疑的，有一部份是不自覺的，他們對存在於此時此地的人生真正所想的一些什麼。在『美麗的新世界』中，典型的赫胥黎英雄自然地出現了。伯納·馬克思，那孤獨，體格不健，智識份子，此人并不難能認出，一如『點對點 Point Counter Point』中的跛足的非力潑，也如擁集於勞倫斯作品中的許多矮小，黝黑的普羅列他利亞。（這些自寫并不與其作者同一，而常常是漫畫，常常是理想的。）至於重要的乃是伯納在烏託邦中的失意。因爲這是一九三二年歐洲典型智識份子的失意。確實的，『美麗的新世界』指出了一點，那些烏託邦主義着他們也變得悲觀的了。

譬如，以『美麗的新世界』與韋爾斯的烏託邦之一——就是說與『似神之人』（註）比

（註）Men Like God 韋爾斯的烏託邦小說。——譯者

較，這是有意義的。赫胥黎的書自然是雄辯得多，狡滑得多，有知識得多。這書把韋爾斯顯得十分思想簡單的。但事實上這是否作家對現實生活主觀的反動的任何更客觀的，更自持的，更不完全的計謀呢？赫胥黎以爲科學將產生夢魘的世界，這信心是否比韋爾斯以爲科學馬上使我們成神的信心是基於更其切近的對決定一個社會的生活特性的分子有所考察呢？譬如，爲什麼在『美麗的新世界』中沒有指示出已被創建的巨大的科學生產手段如何被人佔有？無疑的，這樣的問題在赫胥黎看來似乎幼稚，他會說，在他的烏託邦的時代佔有這整個問題早已沒有了。如他所示，工人們已被謹慎的生前手術造成爲完全適合於賤役的操作的心理狀態。那末很好，但在那情形下爲什麼要把那只能在建於獲取利潤，出於生產手段私有的社會產生的病狀介紹給我們呢？我們聽說，世界國中公民的主要責任之一是強迫消費。譬如，告訴過我們的，衣服一破即須去棄的責任，縫補是罪惡。這種責任是催眠地教予一切公民的。而且，孩子們是被鼓勵於只可玩耍那種需要靡費而精工設備的遊嬉。因爲實業的『繁榮』全持提高消費率。

假如統治階級的收入如今日一樣是依賴生產工具的私有所產生的利潤，諄諄於教導這種

主張當然是十分合邏輯的。但在『美麗的新世界』中并無這種情形的暗示。事實上，用以稱統治階級的『阿爾法』們是以計薪工人出現。赫胥黎假設，在一個有計劃的世界國中，利潤觀念必須消失，也十分對的。統治階級（全與事實相反的，我們是在臆斷統治階級可以維持這種境况）會簡捷的佔用他們所選擇的東西。但假如如斯，他們可以用低級工人從事於不必要的生產，再從**不必要**消費中獲取些什麼可料想到的利益呢？明顯的，在這裏赫胥黎已簡捷的拿了他生活於其中的機械生產特殊組織的特性之一，而**以之**用於一切機械生產了。

在『美麗的新世界』中還有另一矛盾之論也同樣的顯著。我們被要求去相信，把低級工人羣衆當心的造成爲具有半份，三分之一份，四分之一份的智力，即是被稱爲『加馬』，『台爾他』，『伊辟西命』的，以進行必需手工的生產。但在赫胥黎所描寫的科學知識的水準上，如這種手工的總數的任何需求該早已消滅了的。產生機械的自動機以擔任這工作該比他所描寫的費力費財的過程所培養出的施以先天（或是先事注置的）條件，而十分易於滅亡的工人來担任經濟得多。當然，赫胥黎所**真實**在**想及**的又是資本主義所貫刺於各處的手工人的精神與體力的損壞。假如他曾說過這點，而且表示出在資本主義之下科學發達不會達

到改良這種事情的狀態的程度，而只會使之日見其更壞，那他或許已寫了一本明白而有價值的書了。但在赫胥黎，他以為并不是圖利潤階級手中的科學必然會毀傷工人們的身心；而是一切科學。因為他從未知覺到另一種社會形式的可能性。他從未以他的思想用於那用以組織生活必需的社會生產的特殊方法，在什麼情形中到什麼限度以決定生活本身的特性這問題上。

由於赫胥黎比韋爾斯年青一代，關於現存社會秩序下科學知識的成長的功效，不可能分得韋氏的頑硬的樂觀主義，即使那種頑硬現在已有些磨損了；由於他不能不見現代科學與基於生產手段私有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日形尖銳矛盾；由於他不去幻想無階級的社會；他得到了如此的結論，把生產手段的私有總匯起來，并不是總匯社會全體而是總匯一統治階級的，便會把矛盾解決。雖然如此赫胥黎對一個階級手中的科學的目前設施結果，以及隨之而生的乖戾，并不盲然。他看見了這種科學所產生的這種可惡的世界。因此，有了他的雍積的悲觀思想，因此，有了他的傾向，這傾向無疑的會加入反科學者而增多機器破壞者的。因為『美麗的新世界』在實際上是一部反科學的勸世文。其整個的影響一定會使人們感到，假如引領

他們的是科學，那末科學一定得了結掉。（人們也許會被誘惑得去希望這新的反科學傾向會在幾個資本主義的大國中得勢；他們也許會真的依照自然的勸導，效『愛流洪』（註）中居民一樣的毀壞其機器。因為，這樣之後，力量的均衡可傾向有利於占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共產主義一方面。資本主義將永遠在任何情形下把持一種科學戰爭的科學的固有性，這是人們所恐慌的。

勞倫斯，潑魯斯特，和赫胥黎這三個作家至少都顯示了一個共同特性。他們都抱着悲劇的人生觀。他們是文學偉大傳統的繼承人。對宇宙間人類處境的現實，他們都是看清了的。但我們在上面已經注意到了，讀者不能不覺得在他們的悲觀主義中有着一些旁的很無價值的因素在着；讀者在他們對人生的態度中，找出了一種症般的東西，說得最壞，一種渺小的東西。這便是在他們所給的人生畫圖中好像有着一種混亂的因素，實在是不自覺的欺騙的因素，已被順服了的這個因素是這樣而起來的，他們全部把存在普通的人類的不可避免的悲

（註）英國諷刺小說家 Samuel Butler 的小說。『愛流洪』是想像出來的一個國家，如『格列

弗遊記』似的，是暗諷英國社會的。

劇，與今日生長而深入的一個崩潰時代中社會特有制度的全然不可避免的悲劇混為一談了。他們不肯表示出今日人們可怕的不幸，損害，苦悶是由於他們大多數還生活在二十世紀腐化的資本主義之下這事實。而且，由於這種抑制，他們在事實上說教着，那種只須變換社會性質便得治愈的病痛乃是人類的艱苦而不可避免的命運，欲與之反抗是無用的，這樣他們給統治階級做了十分有用的事。爲了這個緣故我們都覺到在他們之中所欠缺的因素，雖然他們各方面的才智實是在比資本主義有力的年青時代及高度午潮的作家們高明。因爲他們不把他們自己自今日社會中解脫出來，因爲他們不能站在這社會的外面，去知覺一種人生的新基礎，不可避免的他們自己遂爲他們的沒落的環境所濡染了。（註）

（註）列寧說，托爾斯泰之所以在文學上得到他偉大的形體，是由於他雖則沒有旁的社會的觀念，他雖則在農民中追求一新的社會的基礎是失敗而無效，到最後他仍理論地而實際地各方面拒絕他那時代中存在着的的生活，而總是站在外面的。我們論及的這三個作家中，只有勞倫斯一個人，也僅僅在有限的程度中，列寧這話可以用在他身上。

甚至現在，我們尚未進入純文學的園地。這地區是被詩人們把守着的，這班守護者是輕

視探索者的。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的土地是，而且必然永遠是，一塊隔絕外界的，祕密的遁避的島嶼，與人事的大陸無污染的關係的。

假如有一個英國人膽敢提及詩的任何條件，他便要惶恐了。因為詩在『純』文學的最廣義的意思上曾顯是英國人最偉大的美學上的成就。在各種造形藝術上遲鈍愚劣的，其本土音樂則已在成熟之前失傳而無傳統遺留下來，英國人一世紀接着一世紀的把他們的想像注入了詩的金流中去，這是世界上沒有敵手的。因為英國人的天性中含有一種與其特殊有力的毅力一般的深刻，精微，夢幻的驕傲，是像世界上諸大民族一樣的。濟慈與韋靈頓（Willington 敗拿破崙於滑鐵盧之名將——譯者）是一樣的典型的英國人——D. H. 勞倫斯和T. E. 勞倫斯也是一樣的。（T. E. 勞倫斯是英國一個上校，阿刺伯通，寫作了好幾本關於阿刺伯的書，風行一時——譯者。）從喬叟（Chaucer 英國文學之祖，名著康城故事之作者——譯者。）到雪萊這金流不斷的流着。以後便開始一滴的滴起來了。十九世紀也產生了大詩人，像他們，祖先一樣有天賦的人。但他們丁尼生，勃朗寧，亞諾特，史文朋總歸都沒有把他們的地位建立在實在的傳統中。而當老的一世紀結束，新的開始以來，一件新奇的事發生了。那就是詩人

不能現身了：這并不是說他們的品質降劣；而是他們在體量上縮小了。詩人是有的，但他們變得日見其渺小——到了現在他們的大部份已難於用肉眼看見了。美麗而滿足的個人的詩章仍偶然被寫着；但這些詩出現起來，間斷是日見其久了，而且似乎日見其難了，去寫這些是需要。更多更多的工力，而任何一位個別詩人所成就的，一兩本短小的書是最多的了。

A. E. 何斯門 (Housman) 是英國古典詩人中最後一個，而且是最典型的一個。但是多麼小的一個——他所寫的一共只有兩小本。而第二本便概括一切的稱之爲『最後集』了。這集中所含的可愛而傷心的詩篇真是終極的，這并不是說這些詩是我們所能由何斯門期望得的全部，而是由於一種更大的意義上。這些詩是詩的光榮的江河之最後的溪流了，在那江河中，人類在自然中的歡快，一種簡單然而令人滿意的哲學，一種豐富而不馴的幻想，會調合起來灌潤過接連幾代的英國人。假如說我們可以把何斯門估得比他真實的價值高一些，這是因爲：

春和夏之美人都沒有這樣儀態，

像我雖在一張秋天的臉龐所見的那樣。

真的，在近幾個十年代中有一派新的詩人起來了。他們雖然對英國古典文學深深的讚許而頗有造詣，但他們却是一種新的種別，對任何以前在英國曾出現過的截然不同。他們容許詩的古舊傳統叫「不可能」。對他們的作品作一討論，這裏是全然不合适的地方。一個善感的人對他出生之社會的整個制度的沒落的反感，這一派最重要的產物，伊利奧特(T. S. Eliot)的詩「廢墟」是那麽生動的一個例子，這是不能忽視的。此詩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因此這詩是寫成於資本主義戰後危機最嚴重之時。「廢墟」是今日用英文寫成的最重要的詩篇。這詩以最大的激痛表現了一個老舊而曾一度壯健的社會制度的整個的令人苦悶沒落。詩人的悲哀的目的被這詩的形式完善的處理好了。這詩不具正規的語言；而有奇特，擾人，破碎，幾乎是詭異的詩律，這種詩律一貫下來總是高升着，將成爲古典的語言，而總是在其未成古典之前而下降的；這種詩律被分爲碎片，被分爲歌的片斷，好像是他們自身破壞了他們自己。整個地球上任何地方，一切成就與完善的可能術數。自然而然的，此詩還有更人身的方面在。伊利奧特曾在許多以前的，較次得多的詩章中已曾表示過他自己是一個典型的紐英格蘭的清教徒，文雅地哀悼失落的命運。他偏好地代表他自己的那位人物，潑魯弗洛克生(Mr. Prufrock)。

PHOCK)，這假名也許是謹慎的僧人的意思吧，是比這點稍爲更甚一些。由此，拿『廢墟』來吻合伊列奧特的性格的這一面以代替當代社會那是十分合法的了。然而，在事實上，這詩本身所告訴我們却十分簡單，廢墟便是倫敦。（因此這詩對倫敦人將總是極度的動人。）倫敦，以及倫敦各不同階級的人今日所過的生活是這詩的五個章段中幾乎每一個章段的十分率直而直接的主題。就在第一個序引的章段的末了，接着對當代歐洲生活的『頑石般的廢料』略作評指以後，我們便看到對這個城市的最初的祈願了——

不真實的城市啊，

蒙于冬日破曉的暗霧下。

人羣擁流于倫敦橋之上，那麼許多人，

我從未想到死亡會消解那麼許多過。

第二部份是全篇最簡單最直率的。這部份包含整個兩個章段，對比了富人與窮人的人

生，隨之發現了二者都是可厭惡的。開始是一段力持正規的文詞，描寫一個富婦的華美的排場，然後就突然的破裂爲片斷的談話了。

「我的神經今晚不行。是的，不行。和我在一塊呀。

對我說呀。爲什麼你老是不說？說呀。

你在想什麼？想什麼？

什麼？

我從來不知道你在想什麼。想想吧。」

我想我們是處在耗子的胡同里。

死人掉失了他們的骨頭地方。

「那是什麼聲音？」

門下的風呀。

「現在那是什麼聲音？風在做什麼呀？」

什麼也沒有，還是什麼也沒有。

「你

什麼也不知道嗎？你什麼也沒有看見嗎？

你

什麼也不記得嗎？」

後面還有一點兒：

「現在我將做什麼？我將做什麼？」

「我將就是這樣跑出去，在街上走着

垂着我的頭髮，就是這樣。明天我們將做什麼呢？

我們將老是做什麼呢？」

十點鐘，熱水。

假如下雨，四點鐘，一輛轎車。

下面來了窮人的生活——夜酒店快關門時婦人們之間的談話。

當莉莉的丈夫睡了的時候，我說——

我并不掩飾我的話，我自己對他說，

請快一點兒，時候到了，

現在阿爾伯回來了，把你自己打扮得俏一點兒。

他要知道你把他給你去買牙齒的錢作什麼用了。

他給你的，那天我也在那裏的。

他說，你全化掉吧，莉莉，去買一套好的，

我真的看不慣你這個樣兒了。

我說，我也看不下去了，想想阿爾伯吧。

下面是一段工人階級女人們早熟生活的冗長，可佈的條目，用貧窮，無知，不雅的墮胎以及此類強調着。這章段末了是半諷刺，半悲劇的奧菲莉亞（註）告別辭的套用。

（註）奧菲莉亞（Ophelia）莎翁『哈姆萊特』劇中女主角，其告別辭見該劇第四幕第五場。

——譯者

請快一點兒，時候到了，

晚安，碧兒。晚安，露。晚安，梅。晚安。

姐姐。晚安。晚安。

晚安，夫人們，晚安，親愛的夫人們，晚安，晚安。

第三部又完全是倫敦了。秋天的泰晤士河漸漸的把河上宴會清除掉——

山林仙女走了。

還有她們的朋友這城市的操縱者們的懶敬的繼承人——

於是又是祈願文了。

不真實的城市

蒙于冬日中午的黑霧下

歐情尼茲先生，斯密那商人

臉也不刮的，口袋裏裝滿了大洋

看見的都是文件……

下面接着是中下階級生活的馳名的場面在其中，那個煩惱疲倦的女打字員在茶點時間以後於她的臥室兼起坐室裏被那個「渺小的經租書記」，「紅腫毒癰」無意義地，無謂地，因此也是可怖地擾騷着。

到這一點出現了詩人對那比較不乾燥，比較非不可忍受的過去的羅曼蒂克的渴念。我們看見了對倫敦的回憶，當伊莉沙白女王與李西斯特駛舟泰晤士河時的光景，還有在第四部中，當悲劇無論如何也是美麗而有意思的日子，腓尼基人弗利巴斯的「水濱之死」的精美的短抒情曲。

最後，在第五部中，我們會反復的表現了這詩人所知道的一切事物的倒潰與死亡。

他，過去活着的，現在是死了

我們，過去活着的，現在快死了

具着些微的耐煩。

在倒坍的堡壘

耶路撒冷雅典亞歷山大里

維也納倫敦

不真實的城市

倫敦在橋倒下來了，倒下來了。

在這詩中當然還有旁的成份。如我們已經暗示過了的，其中有着伊利奧特的人身的狀態題旨在，還有預示了他爲他自己的問題以及社會問題所找出的神祕的解決的題旨在。但如上面所引的詩中也許足夠在論辯之外指示出時下社會的沒落對今日首席詩人的超越的影響了。

自從寫了『廢墟』以後，伊利奧特無疑是被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的復元所鼓舞，他把廢墟的失望棄於身後，而倨起一種高度的智識反動的典型地位了。他告訴我們，他已成爲『在文學上是一個古典主義者，政治上是皇家主義者，宗教上是盎格魯——天主教徒』，隨便怎樣他爲什麼不能做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呢？成爲一個盎格魯——天主教徒一定是一件悲苦的勾當——就有些像做一個業餘的法師似的。）

當代文學中另一個大人物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喬伊斯無疑地是一個大詩人，他的天才在今日或在任何時代都應視爲可貴的。喬伊斯的作品到現在還是可紀念的，（

我可以假想永遠可記念的嗎。）他的作品將合宜的標誌了近五世紀以來用英語的人們所完成的主要成就的廣大的英文文學的結束，一如潑魯斯特的小說標誌同時期的法文文學傳統的結束一樣。因為『優利西斯 (Ulysses)』不僅是英文文學的一種總結（該書包含着對英文散文幾乎一切文體的故意模擬），也是英文文學精神的對比。這書在詩歌上標誌了抒情體的結束，在散文上標誌了明白，合邏輯的敘寫的結束。這書具有着中世紀大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結構上和博學上同樣的品質。喬伊斯以從前作家的方法作遊戲，以出奇的苦心去模倣荷馬的『優利西斯』計劃本身以及最著的在他較後來的作品中確實的應用了暗碼，如他把五百個河流的名字織入他的『安娜·李薇亞·潑魯拉卑兒』中，這些是不可違抗的令人追憶中世紀作家，甚至拜占庭的。這一切與自信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大作家的傳統無關。喬伊斯的作品不容抹煞地標誌了全部可能性的枯竭。這樣說是自然地在讚許，并非誹貶。這正是事實，喬伊斯也許比任何人都明白些的看清了，繼續用舊方法寫作的全然無用，美學上的不可能；這一點使他成爲他現在所成就的極重要人物。因爲這是喬伊斯的大成功，他曾成功於衝進了文學與詩歌仍可至高無上統治着的新王國中。再無可取的方法，的確絕無旁的方法了，能夠告訴我們那

末許多關於人類存在的幾乎是無限的複雜而且不能分門別類的許多互相依賴的關係，譬如說某幾個人二十四小時內無限地交織着的『瑣事』，一如喬伊斯在其『優利西斯』中所發現的詩的方法所告訴我們的。目下，無論如何，在某一方面，他成就了把文學的舊有的高上的要求重行提出，以作充實我們對外表世界的知識的主要方法。在這一意義上，不管他後來的作品的極度拜占庭風氣，喬伊斯比潑魯斯特可算不是末端而是開始。但假如他的作品是末端而又開始，這是某一種東西的開始，這是與歐洲近五百年來的文化無甚關係的。

『消逝的時代之追索』（註）及『優利西斯』像巨大的碑石似的站着，標誌了一種長久的傳統的終結，橫阻了舊有的道路，不十分確定的指着某一新方向。在舊傳統中，在資產階級古典文學中能有另外一部大作品，假如這是可能的，這一定是從美國來的了。（作者原註：在這關節中，誘人討論到美國南部諸州的年青小說家福爾克索（Faulkner）了。他的名著『安身之地（Stouary）』描摹一種狂暴的社會崩潰的情形——一種在成熟甚至尚未接近以前所發展的朽壞，比我們這時代中任何旁的書都生動地使我們看清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午潮是怎

（註）潑魯斯特所著長篇小說，前述『斯璜之路』，是此書的第一部。——譯者

麼比較地短促。人們懷着那樣的信心，以為事物的這種情形已是共產主義的預徵了，把福氏的書放下來。自然的，福氏自身的態度是十分非政治的。他僅只是被所存在的不可忍受的恐怖所困擾而已。政治地說來，他是美國的陀斯托也夫斯基。但從文學的觀點上說來，不論福氏的真實的才能，這比較是不當的。那末美國資產階級是否將有時間去發現表現共和國現時代的悲劇的矛盾的作家，這些矛盾並不亞於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矛盾，像俄羅斯大作家般的豐富呢？

在英國，任何大規模的作品產生的機會是少得多。事實上，那最好的——有多方面確是最正確的——今日英國的記實，這一個有如福爾克索的能力的作家（因為也仍復是被其環境所迫）所寫出的，是伊夫林·華的兩本幽默作品，『沒落與崩倒』和『罪惡的身體』寫了這兩本書以後，華氏明顯的共有三條擇一之路展開在他面前了。他不是自殺，便是做共產黨員，要不然就得自縊入天主教堂裏去。他選取了最後的（也是最容易的）一條。當我們要論及這些年青的作家的時候，我們對例子的選擇總不免變得幾乎完全任意的了。）

還有一個別去的時代的詩人留着供我們討論。這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最後一個世界詩人

尼采死在三十年前。文明每一階段中的最明知的人常常表現於他們的作品中，並不十分得勢於他們同時代人的知覺中，而是得勢於直接跟隨了他們而來的文化階段的人們的知覺中。他們較大的容智似乎能使他們預料在事物的實在世界仍是萌芽的社會傾向將產生的知覺中的反映，當這些傾向趨於成熟之時。

這樣，尼采並不充分地表現適應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仍是比較地平靜的資本主義的觀念，而是我們今日生活於其中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最後絕望而悲劇的階段的觀念。（自然的，他的作品問世後二十年左右中，懂得的只有有數幾個人。）馬克思自己的情形也是一樣。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他的這個預測的實現的條件并不在一八四八年完備，而是在二十世紀的最初五十年中。最例外地有才賦人們的思想似乎像其過去一樣，能比時代動得更快，湧着不停的潮流而上，回來告訴我們馬上將由水流而下而降於我們的事件的消息。

蒲力哈諾夫稱尼采爲『首席布爾喬亞』，假如他是指尼采的詩（他所有的作品本質都是詩的）是任何資本主義作家會寫下的最偉大的一些，他是對的。歐洲資產階級理論家在系統的綜合上最高的努力無疑是由黑格爾的作品爲代表。但黑格爾的含恨的敵手尼采却在人類理

想的國土中完成了最後而又是最偉大的他們的飛翔之一。的確的，尼采的作品是詩歌的『有限的格位。』因為他自己一半站在詩歌以外，悲悼他是一個詩人這事實（『真的，我覺羞恥，我仍舊得做一個詩人』）。他已不自覺的對實在事實飢渴了。

讓我們看他的中心主張，就是一切事物永遠回復的主張。以這種悲觀而神祕的主張與馬克思的辯證法作比較是有用處的。辯證法是一種社會的愛克司光設備，使我們能夠看見人類社會的真的骨骼，再去看清這些骨骼如何活動。我們執有了這假設，我看見了人類歷史并不是平靜地流着的進步的河流。一種不可否認的起落；更迭活動的復什諸形式，在其中整個的一個時代并不是由另一個在無限中產生出結果把前者的傾向來的時代所接替，而由另一個開展了一種反對方向的活動的時代所接替；在這些主要時代中有無數小活動，後退的和前進的；肯定，肯定的否定，然後是肯定的否定的否定——這些便是人類的過去不可否認的特性。上一世紀有兩個人，黑格爾和馬克思，共同發現了這一點，這深深埋藏着的，偉大的，歷史的模型。

黑格爾先描寫這現象，他是有些神祕的表現着的。在他，歷史為何由事實的這些特殊模

型所造成，并無十分明白的理由。在他，最後只好向人民的意見求救，說不是從虛無處而來便是從神而來的「觀念」便是整個進程的動力。但因為黑格爾的辯證法無論如何總是動的！——雖然是神祕的動；因為有一原始播動者，雖然是渺遠而屬神的一個播動者，整個的進程便不只是周圍了。否定的否定并不把你帶回你所出發的地點——一如形式邏輯所云。黑格爾同意，人類社會已演變過的了。每一形態，雖然與其先前一個相對，但也不是前者的全然的重復。前在的形態中的原子，變成包進了其繼承者之中。每一繼連的形態是前者的改正，而不是前者單純的否定。在已完成的形式的混什中，豐富中，存在着一種進步的生長。其活動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周圍的。這是真的，在黑格爾，看來整個的進程在普魯士十九世紀的情形下到了死亡的停止了。他教他的弟子說，歷史的進程既已創造了完善，便完畢它的工作了。在這地點以前，進程會是天生地活動的。

馬克思為整個的建構貢獻了一個真實的原始播動者以代替觀念的一個。他表示出，人類社會之所以辯證地發展，是因為人類用以完成他們的生活的最基本的事業，用以維持生活，簡單說來是用以「生產」的不斷在改變的方法，與他們所組織的社會的趨向平衡的形式。此

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這樣，新的生產方法會繼續不斷的必得破壞舊有社會。這便得爲新的社會形式的建構廓清場地以適合新的生產方法。這樣，馬克思使辯證法站於良好，完美，唯物的基地上，如他所說的，使辯證法成爲「布爾喬亞及其理論的代言人的煩惱與恐怖。這是因爲，對於現在事態，它固然是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這種肯定的理解中，它還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現在事態必然歸於消滅的理解。這是因爲，它認爲每一生長的形態是在運動的流中，是暫時經過的；因爲，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壓，在本質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註)

至於尼采的一切事物永遠回復的主張中，并無黑格爾的屬神的原始播動者，亦無馬克思的真實的那一個。尼采不相信黑格爾的變了形的神祇；他對生產方法的變更亦無絲毫關心的。說他未看清生產方法決定每一文明的特性，這是不對的；相反的，他的古典的研究使他十分明白的表示了奴隸制度是一切古代文明的必需基礎。隨之他立刻論斷而且說教說，人類集團中某種奴隸制度形式是一切文化之必需基礎（假如你承認他這暗示的假設，即是自從倍利克

(註)引自「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序言。(譯文根據郭大力氏中譯本。——譯者)

爾斯 (Parison) 時代以來生產方法未嘗變更過，他在某一點是對的。因爲尼采在他一生中似乎從來未嘗注意到機器的存在。一個德國南部地方人，從那時歐洲技術上是最落後的部份出來的，他似乎未嘗辨認出自從農業被採用以來，人類控制自然力量有甚改良。

那末，尼采對歷史的動力的兩種主張都加以反對。人類不是被一個神，多少是哲學地變了形的神所拉向前去的，也不是被我們稱爲人類自身對他們的環境的明白的控制所驅，以經營他們的社會關係。然而尼采也還看透了，并以無敵的苦澀的譏諷暴露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虛偽，違反歷史的，貧乏的哲學。他完全知道，不管歷史的模型是怎樣，總不是自動而中間斷的進步的一條直線。因此，除了他所宣布的可怖的一種見解以外他還能採取另外的人類歷史的見解嗎？他的見解便是，不停地永久地步成一個周圍是人類的天命，在其中過去總是在到來的將來的鏡子而已：在其中過去我將來只是圍繞了人類必得永久地疲倦地在賽跑的圓周的圈子的不令人知的兩片扇形物而已。

事實上，一切事物永遠回復的主張是一種靜止的，因之也是悲觀的絕望的，歷史賜與人類的問題重現而又重現這偉大的真理的譯本。這主張不能認清，重現給人類的問題，人類也

許具有較佳的能力以對付之。因為他是一個屬於時代輪子下一次的迴轉必定要替代掉的文化中的人，尼采不能明白這一點。他對天命的不可挽救的情形的發現使他極度苦悶，因為他誤認文明的他的特殊範疇的惡運是文明本身的惡運了。

這還是尼采的一方面。緊靠在一切事物永遠回復的主張之旁邊，不管是否認一切，明白的與之矛盾的，還有「超人」的主張。我們要問，超過什麼呢？唯一的答案一定得是如此，超人是恰巧正好比天命的重復高過一點；那便是說，他是超人，他恰巧用知識和自覺的力量從命運的必然中解脫出來。如恩格斯所寫的，因為自由是必然的知識。這樣，歐洲資本主義最後一個哲學詩人尼采有時候不自覺的達到了他的時代和地域的界限以外了。用他自己的話，「他達到了他自己以外了。」

對許多歐洲智識份子，尤其是英國智識份子，帶着他們的自由主義的受傷的傳統，尼采曾是在他們把自己從幻象中解脫出來以前所必經的橋樑。他曾是悲劇人生觀的指針。因為，除非先把思想洗淨掉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溫良的樂觀主義，要成就極頂的，雖然常是苛刻的，革命的樂觀主義是不可能的。一種客觀力量被一種特殊社會階級所形成以求完成一個新

的社會形式的必然性，假設溫良的可用理性的方法能解決我們現存社會秩序的鐵般的矛盾的無效，除非某種炙肉的火燄曾經過思想，這些事情是不能被了解的。

弗烈特烈·尼采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最後一個大詩人。他反映了資本主義最後帝國主義形態中的狂暴和絕望。但在同時，他把資本主義早期的淺薄虛偽的樂觀主義永遠地粉碎掉了。因此，以他破壞的力量，他不自覺的對工人正在萌芽的力量做了一些事情，工人們過去是，現在還是，在力爭他們自己的一種完全自覺的職使。

辯證法唯物論

毛澤東

第一章 唯心論與唯物論

本章討論下列各問題：（一）哲學中的兩軍對戰；（二）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區別；（三）唯心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四）唯物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

一 哲學中的兩軍對戰

全部哲學史，都是唯心論和唯物論這兩個互相對抗的哲學派別的鬥爭和發展的歷史。一切的哲學思潮和派別，都是這兩個基本派別的變相。

各種哲學學說，都是隸屬於一定社會階級的人們所創造的。這些人們的意識，又是歷史地被一定的社會生活所決定。所有的哲學學說，表現着一定社會階級的需要，反映着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 and 人類認識自然的歷史階級。哲學的命運，看哲學滿足社會階級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社會根源，存在於階級的矛盾的社會結構中。最初唯心論之發生是原

始野蠻人類迷妄無知的產物。此後生產力發展，促使科學知識也隨之發展，唯心論理應衰退，唯物論理應起而代之。然而從古至今，唯心論不但不曾衰退，反而發展起來，同唯物論競長爭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於社會有階級的劃分。一方面壓迫階級爲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發展與鞏固其唯心論學說，一方面被壓迫階級同樣爲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發展與鞏固其唯物論學說。唯心論和唯物論學說都是作爲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存在，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對戰是不會消滅的。唯心論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代表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起着反動的作用。唯物論則是革命階級的宇宙觀，他在階級社會內，從對反動哲學的唯心論之不斷的戰鬥中生長與發展起來。由此，哲學中唯心論與唯物論的鬥爭，始終反映着反動階級與革命階級在利害上的鬥爭。哲學中的某一傾向，不管哲學者自身意識到與否，結局總是被他們所屬階級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學上的任何傾向，總是直接間接助長着他們所屬階級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這意義下，哲學中的一些傾向的貫徹，便是他們所屬階級的政策之特殊形態。

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的特徵，在於要明確地理解一切社會意識（哲學也

在內)的階級性，公然聲明他那無產階級的性質，向有產階級的唯心論哲學作堅決的爭鬥，並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務，從屬於推翻資本主義組織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與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任務之下。在中國的目前階段上，哲學的任務，是從屬於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澈底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並準備轉變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去的一般任務之下，哲學的理論與政治實踐是應該密切聯系着的。

二 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區別

唯心論與唯物論的根本區別在那裏呢？在於對哲學的根本問題，即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意識與存在的關係問題)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論認精神(意識，觀念，主體)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質(自然界及社會，客體)不過為其附屬物。唯物論認物質雖精神而獨立存在，精神不過為其附屬物。從這個根本問題的相反的回答出發，就生出一切問題上的紛歧意見來。

在唯心論看來，世界或者是我們各種知覺的綜合，或者是我們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創造的

精神過程。對外面的物質世界，或者完全把他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質的外殼。人類的認識，是主體的自動，是精神的自己產物。

唯物論相反認宇宙的統一就在他的物質性。精神，（意識）是物質的本性之一，是物質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發生的。自然，物質，客觀世界，存在於精神之外，離精神而獨立。人的認識，是客觀外界的反映。

三 唯心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

唯心論認物質為精神的產物，顛倒着實在世界的姿態，這種哲學的發生與發展的根源何在？

前面說過，最初唯心論之發生，是原始野蠻人類，迷妄無知的產物。但在生產發展之後，促使唯心論形成哲學思潮之首先的條件，乃是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社會發生分工，分工再發展，分出了專門從事精神勞動的人們。但在生產力貧窮時期，兩者的分裂還沒有達到完全分離的程度。到了階級出現，私產發生，剝削成爲支配

階級存在的基礎之時，就起了大變化了，精神勞動成爲支配階級的特權，肉體勞動成爲被壓迫階級的命運。支配階級開始顛倒地去看察自己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是勞動者給他們以生活資料，反而是他們以生活資料給勞動者，因此他們鄙視肉體勞動，發生了唯心論的見解。消滅肉體與精神勞動的區別，是消滅唯心論哲學的條件之一。

使唯心論哲學能夠發展的社會根源，主要的還在於這種哲學意識地表現剝削階級的利害。唯心論哲學在一切文化領域的優越，應該拿這個去說明。假如沒有剝削階級的存在，唯心論就會失掉他的社會根據。唯心論哲學之最後消滅，必須在階級消滅與共產主義社會成立之後。

使唯心論能夠發達，深化並有能力同唯物論鬥爭，還須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找尋其根源。人類在使用概念來思考的時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論去的可能性。人類思考時，不能不使用概念，這就容易使我們的認識分裂爲二方面，一方面是個別的與特殊性質的事物，一方面是一般性質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這個判斷）。特殊和一般本來是互相聯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脫離了客觀真理。客觀真理是表現於一般與特殊之一致的，沒有特殊，一般就不存

在，沒有一般，也不會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脫離開來，即把一般當作客觀的實體看待，把特殊只當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這就是一切唯心論者所採用的方法。一切唯心論者即是拿意識，精神，或觀念來代替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的。從這裏出發，唯心論便強調着人類意識在社會實踐中的能動性，他們不能指出意識受物質限制的這種唯物論的真理，却主張只有意識是能動的，物質不過是不動的集合體。加上被階級的本性所驅策，唯心論者便用一切方法把意識的能動性誇張起來，片面地發展了他，使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無限制的脹大，成爲支配的東西掩蔽着別一方面並使之服從，而把這一人工地脹大的東西確定爲一般的宇宙觀，以至化爲物神或偶像。經濟學上的唯心論，過分誇大交換中非本質的一方面，把供求法則提高到資本主義的根本法則；許多人看到科學在社會生活上發生了能動的作用，不知道這種作用受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規定與限制，而作出科學是社會發動力的結論；唯心論歷史家把英雄看成歷史的創造者；唯心論政治家把政治看成萬能的東西；唯心論軍事家實行拼命主義的作戰；唯心論革命家主張白朗基主義；頑固份子說，要復興民族惟有恢復舊道德，都是過分誇張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我們的思惟不能一次反映出當作全體看的對象，而是

構成一個具有接近於現實的，一切種類的無數色調的，生動的，認識之辯證法的過程。唯心論依據於思维的這種特性，誇大其個別方面，不能給過程以正確反映，反把過程弄彎曲了。列寧說：「人類的認識不是直線的，而是曲線的。這一曲線之任何一段，都可以變為一段單獨的完整的直線，這段直線就有引你陷入迷陣的可能。直線性和片面性，見樹不見林，和呆板固執性，主觀主義和主觀盲目性——這些就是唯心論的認識論的根源。」「哲學的唯心論是將認識的一個片段或一個方面，片面地誇張成爲一種脫離物質脫離自然的神化的絕對體。唯心論就是宗教的教義，這是很對的。」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機械唯物論）沒有強調思维在認識上的能動性，僅給以被動作用，把他當作反映自然的鏡子看。機械唯物論對唯心論採取橫暴的態度，不注意其認識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論。只有辯證法唯物論，正確地指出思维的能動性，同時又指出思维受物質的限制。指出思維從社會實踐中發生，同時又能動的指導實踐。只有這種辯證法的「知行合一」論，才能澈底的克服唯心論。

四 唯物論發生與發展的源根

承認離意識而獨立存在於外界的物質，是唯物論的基礎，是人類從實踐中得到的。勞動生產的實踐，階級鬥爭的實踐，科學實驗的實踐，使人類逐漸從迷信與妄想（唯心論）脫離，逐漸認識世界之本質，而達到於唯物論。

屈服於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簡單工具的原始人類。不能說明周圍的事變，因而求助於神靈，這就是宗教同唯心論的起源。

然而人類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同周圍的自然界接觸，作用於自然界，變化着自然界，造成衣食住用的東西，使之適合於人類的利益，使人類深信物質是客觀地存在着。

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同人之間互相發生關係與影響，在階級社會中並且實着階級鬥爭。被壓迫階級考慮形勢，估計力量，建立計劃，在他們的鬥爭成功時，使他們確信自己的見解並不是幻想的產物，而是客觀上存在着物質世界的反映。被壓迫階級因為採取錯誤的計劃而失敗，又因為改正其計劃而成功，使他們懂得只有主觀的計劃依靠於對客觀世界的物

質性與規律性的正確的認識，才能達到目的。

科學的歷史給人類證明世界的物質性及規律性，使人類覺悟到宗教與唯心論的幻想之無用，而到達於唯物論的結論。

總之，人類的實踐史——向自然鬥爭史，階級鬥爭史，科學史，在長久年月，爲了生活與鬥爭的必要，考慮物質的現實及其法則，證明了唯物論哲學的正確性，找到了自己鬥爭的思想工具——唯物論哲學。社會的生產發展越發進到高度，階級鬥爭越發展，科學認識越發暴露了自然的「祕密」，唯物論哲學就越發發展與鞏固，人類便能逐漸從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壓迫之下解放了出來。

資產階級在爲了向封建階級鬥爭的必要及無產階級還沒有威脅他們的時候，也曾經找到了並使用了唯物論作爲自己鬥爭的工具，也曾經確信周圍的事物是物質的產物，而不是精神的產物。直至他們自己變成了統治者，無產階級的鬥爭又威脅着他們時，才放棄這個「無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個工具——哲學的唯心論，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戴季陶，吳稚暉，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及其以後思想的變化——從唯物論到唯心論的變化，就是眼前的活證據。

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他們本質上是唯物論的。但由於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就使得無產階級的唯物論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是更徹底更深刻的，只有辯證法的性質，沒有機械論的性質。無產階級吸收了人類全歷史中一切實踐的成果，同時又由於自己的實踐，經過他們的代言人與領導者——馬克斯，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辯證法唯物論，不但主張物質離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而且主張物質是變化的，成爲整個完整系統的嶄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這就是馬克斯主義的哲學。

第二章 辯證法唯物論

這個題目中準備討論下列各問題：

- (一) 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辯證法唯物論；
- (二) 過去哲學遺產同辯證法唯物論的關係；
- (三) 在辯證法唯物論中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
- (四) 哲學對象問題；

- (五) 物質論；
- (六) 運動論；
- (七) 時空論；
- (八) 意識論；
- (九) 反映論；
- (十) 真理論；
- (十一) 實踐論。

下面簡述這些問題的觀點。

一 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

這個問題在第一章中已經說過，這裏再簡單的說一點。

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歷史給予無產階級以消滅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就用辯證法唯物論作爲他們鬥爭的精神上的武器，作爲他們各種見解之哲學基礎。辯證法唯

物論這種宇宙觀，只有當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去認識世界的時候，才能夠被我們正確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從這種立場出發，現實世界才得真正客觀地被認識。這是因為一方面只有無產階級才是最先進與最革命的階級；又一方面，只有辯證法唯物論才是高度的和嚴密的科學性同徹底的和不妥協的革命性密切地結合着的一種最正確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
法論。

中國無產階級擔負了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達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歷史任務，必須採取辯證法唯物論作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辯證法唯物論被中國無產階級，共產黨，及一切願意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們之廣大革命分子所採取的話，那末，他們就得到了一種最正確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他們就能夠正確地了解革命運動的發展變化，提出革命的任務，團結同盟者的隊伍，戰勝反動的理論，採取正確的行動，避免工作的錯誤，達到解放中國與改造中國的目的。辯證法唯物論對於指導革命運動的幹部人員尤屬必修的科目，因為主觀主義與機械觀這兩種錯誤的理論與工作方法，常常在幹部人員中間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導幹部人員違犯馬克斯主義，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糾正這種缺點，只有自覺的

研究與了解辯證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

一一 舊的哲學遺產同辯證法唯物論的關係

現代的唯物論，不是過去各種哲學學說之簡單的繼承者，他是從反對過去統治哲學的鬥爭中，從替科學解除其唯心論和神祕性的鬥爭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不但繼承了唯心論的最高產物——黑格爾學說的成果，同時還克服了這一學說的唯心論，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辯證法。馬克斯主義又不但是一切過去唯物論發展的繼續和完成，同時還是一切過去唯物論的狹隘性之反對者，即機械的直覺的唯物論（主要的是法國唯物論與費爾巴哈唯物論）之反對者。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繼承了過去文化之科學的遺產，同時又給此種遺產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種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最正確最革命同最完備的哲理的科學。

中國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隨着中國無產階級自覺的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學水平之提高，發生了與發展着馬克斯主義的哲學運動。然而在他的第一時期，中國的唯物論思潮中

唯物辯證法的了解還很微弱，受資產階級影響的機械唯物論，和德波林派的主觀主義風氣占着主要的成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斯列甯主義的了解進了一步，唯物論辯證法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到了最近，由於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的嚴重性，也由於蘇聯哲學清算運動的影響，便在中國思想界發展了一個廣大的唯物辯證法運動。這個運動目前雖還在青年的階段上，然從其廣大的姿態來看，他將隨着中國與世界無產階級同革命人民的革命鬥爭之發展，以橫掃的陣勢樹立自己的權威，指導中國革命運動勇往邁進，定下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進入勝利之途的基礎。

由於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後，中國今日發展着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斯列甯主義的學習而來的。然而要使辯證法唯物論思潮在中國深入與發展下去，並確定地指導中國革命向着徹底勝利之途，便必須同各種現存的反動哲學作鬥爭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樹立批判的旗幟，並因而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才能達到目的。

三 在辯證法唯物論中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

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他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唯心論的馬克斯主義修正派認為辯證法唯物論的全部實質只在於他的「方法」，他們把方法從一般哲學的宇宙觀割裂開來，把辯證法從唯物論割裂開來。他們不了解馬克期主義的方法論——辯證法，不是如同黑格爾一樣的唯心的辯證法，而是唯物的辯證法，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論是絲毫也不能離開他的宇宙論的。另一方面機械唯物論者却又僅把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看作一般哲學的宇宙觀，割去了他的辯證法，而且認為這種宇宙觀就是機械的，自然科學之各種結論。他們不了解馬克斯主義的唯物不是單單的唯物論，而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對於馬克斯主義哲學之這兩種割裂的看法都是錯誤的，辯證法唯物論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

四 唯物辯證法的對象問題唯物辯證法是研究什麼的？

列寧把（作爲馬克斯主義的哲理科學看的）唯物辯證法，看做關於客觀世界的發展法則及（在辯證法的各範疇中反映這客觀世界的）認識的發展法則的學問。他說：「論理學不是關於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問，而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發展法則的學問，即關於世界的一切具體內容及其認識之發展法則的學問。換言之，論理學是關於世界認識之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列寧雖然把作爲一般的科學方法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意義強調起來，然而這是因爲辯證法係由世界認識的歷史中得出來的結論。因此他說：「辯證法就是認識的歷史」。

上述列寧對於當作科學看的唯物辯證法及其對象所給與的定義，他的意思是說：第一，唯物辯證法與其他任何科學同樣，有他的研究的對象，這個對象便是自然，歷史，和人類思維之最一般的發展法則。並且研究的時候，唯物辯證法的任務，不是從頭腦裏想出存在於各現象間的關聯，而是要在各現象本身中觀察出他們之間的關係來。列寧的這種見解同少數派唯心論者把（事實上離開了具體科學及具體知識的）範疇的研究當做唯物辯證法的對象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區別。因爲少數派唯心論者企圖建立一個從認識歷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

學的現實發展中游離了的各範疇的哲學體系，這樣他們就事實上放棄了唯物辯證法。第二，各個科學分科（數學，力學，化學，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研究物質世界及其認識之發展的各個方面，因此各個哲學的法則是狹隘地片面地被各個具體研究領域所限制了的。唯物辯證法則不然，他是一切具體科學中的一切有價值的一般內容，及人類的其他一切科學認識之總計，結論，加工，和普遍化。這樣，唯物辯證法的概念，判斷，和法則，是由其廣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學的最一般的法則，因此也包含着物質世界的本質的）各種規律性所規定。這是一方面，在這方面，他是宇宙觀。另一方面，唯物辯證法是從一切空想，僧侶主義，和形而上學解放出來的真正科學認識上的論理學和認識的基礎，因此他同時又是研究具體科學的唯一確實的有客觀真實性的方法論。我們說唯物辯證法或辯證法唯物論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在這裏更加明白了。這樣對於否認哲學存在權的馬克斯主義哲學的彎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錯誤，也可以懂得了。

關於哲學對象問題，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都反對使哲學脫離實在的現實，使哲學變為某種獨立實質的東西，指出了那根據實在生活和實在關係的分析而生長出來的哲學之必

然性，反對單單以論理觀念和論理觀念的自然做研究的對象，如同形式論理學及其少數派唯心論的那種幹法。所謂根據實在生活和實在關係的分析生長出來的哲學就是唯物辯證法這種發展的學說。馬克斯，恩格斯，和列甫，都解說唯物辯證法為論發展的學說。恩格斯稱唯物辯證法為「論自然社會及思維之一般的發展法則」的學說。列甫把唯物辯證法看作「最多方面的，內容最豐富的，和最深刻的發展學說」。他們都認為在這種學說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學學說所述一切發展原則的公式，概屬狹隘的，無內容的，「截去了自然和社會之實際發展過程的東西」(列甫)。至於唯物辯證法之所以被稱為最多方面的內容最豐富和最深刻的發展學說的原故，乃是因唯物辯證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豐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會變化過程中的矛盾性和飛躍性，而不是因為別的東西。

在哲學對象問題中，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辯證法，論理學，認識論的一致性的問題

列甫着重指出辯證法，論理學及認識論的同一性，說這是「極其重要的問題」，說「三個名詞是多餘的，他們只是一個東西」，根本反對那些馬克斯主義修正派把三者當做完全各

別獨立的學說去處理的那種幹法。

唯物辯證法是唯一科學的認識論，也是唯一科學的論理學。唯物辯證法研究吾人對外界認識的發生及發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轉移，研究自然及社會的發展法則在人類頭腦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與認識論的一致。唯物辯證法研究客觀世界一般的發展法則，研究客觀世界最發展的姿態在思維中的反映形態。這就是說唯物辯證法研究現實事物的各過程及各現象的發生，發展，消滅及相互轉化的法則，同時又研究反映客觀世界發展法則的人類思維的形態，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與論理學的一致。

要徹底了解辯證法論理學認識論三者爲什麼是一個東西，我們看下面唯物辯證法怎樣解決關於論理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之相互關係這個問題，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說：「對於一切哲學家的思維方法來說，黑格爾思維方法的長處，就在於橫互在他根底裏面的極其豐富的歷史感，他的形式雖說是抽象的唯心論的，然而他的思想的發展却常常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平行着的。並且歷史原來就是思想的檢證」。『歷史常常在飛躍地

錯雜地進行着。因為有這種情形，所以假若要依從歷史的話，不但要注意許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會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斷。這時唯一適當的方法，就是論理的方法。然而這一論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歷史的方法，不過捨去了他那歷史的形態與偶然性能了。這種「論理發展與歷史發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充分注意了的。「論理學的範疇，是外的定在與活動之無數個別性的簡約」。「範疇就是分離的階段，幫助我們去認識這一個網和網的結節點的」。「人的實踐活動，把人類的意識幾十億次反覆不息地應用到各種各樣的論理學式子裏面，這樣，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謂公理的意義了」。「人類的實踐反覆了幾十億次，才當做論理的式子固定在人類意識中。這些式子，都有着成見的永續性，因為是反覆了幾十億次的結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質」。上述列甫的那些話，指明唯物辯證法的論理學的特點，不像形式論理學那樣，把他的法則和範疇看成空虛的脫離內容而獨立的對於內容無關心的形式，也不像黑格爾那樣，把他看成脫離物質世界而獨立發展的觀念要素，而是把他由做反映到和移植到我們頭腦裏，並且經由頭腦加工製造過的，物質輸動的表現，去處理。黑格爾立脚在存在和思維的同一性上，把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的同一性當做唯心論的

同一性去處理。反之，在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裏，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只有用唯物論解決存在與思維的關係問題，只有站在反映論的立場上，才能使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的問題得到澈底的解決。

用辯證法唯物論去解決論理的東西和歷史的東西的相互關係的最好的模範，首先要算馬克斯的資本論。資本論中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同時又包含了這一社會的論理發展。資本論所分析的，是那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及消滅反映出來的各經濟範疇的發展的辯證法。這問題之解決的唯物論性質，在於他以物質的客觀歷史做基礎，在於把概念和範疇當做這一現實歷史的反映。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的一致，資本主義的社會的論理學和認識論的一致，模範地表現在資本論裏面，我們可以從他懂得一點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一致的門徑。

以上是辯證法唯物論的對象問題。

五 物質論

馬克斯主義繼續和發展哲學中的唯物論路線，正確的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即徹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質性，物質的客觀實在性，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或意識對於存在的依賴關係）。

承認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質性及其客觀存在為前提的。隸屬於唯物論營壘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承認物質世界離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人類出現以前他就存在，人類出現以後也是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承認這一點，是一切科學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證據是多得很的。人類時刻同外界接觸；還須用殘酷的手段去對付外界（自然界同社會）的壓迫和反抗；還不但應該而且能夠克服這些壓迫和反抗——所有這些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中表現出來的人類社會實踐的實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證據。經過了萬里長征的紅軍，不懷疑經過地區連同長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戰的敵軍等等的客觀存在，也不懷疑紅軍自己的客觀存在，中國人不懷疑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同中國人自己的客觀存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也不懷疑這個大學和學生自己的客觀存在，這些東西都是客觀地離開我們意識而獨立存在的物質的東西，這是一切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也就是哲學

的物質觀。

哲學的物質觀同自然科學的物質觀是不相同的。如果說哲學的物質觀在於指出物質的客觀存在，所謂物質就是說的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整個世界（這個世界作用於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覺，並在感覺中得到反映）那末，這種說法是永遠不起變化的，是絕對的。自然科學的物質觀則在於研究物質的構造，例如從前的原子論，後來的電子論等等，這些說法是隨着自然科學的進步而變化的，是相對的。

根據辯證法唯物論的見地去區別哲學的物質觀與自然科學的物質觀是徹底貫徹哲學的唯物論方向之必須條件，在向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作鬥方面有着要的意義。

唯心論者根據電子論的發見轟傳物質有識的謬說，他們不知道關於物質構造之科學知識的進步，正足證明辯證法唯物論的物質論之正確性。因為表現在舊的物質概念中的某些物質屬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經過現代自然科學的發現即電子論的發現證明這些屬性僅存在於某幾種物質形態中，而在其他物質形態中則不存在。這種事實，破除了舊唯物論對於物質觀念的片面性與狹隘性，而對於承認世界的物質及其客觀存在之辯證法唯物

論的物質觀，却恰好證明其正確。原來辯證法唯物論的物質觀，正是以多樣性去看物質的，世界的統一，就是物質多樣性的統一。這種物質觀，對於物質由一形態轉化到另一形態之永久普遍的運動變化這一事實，絲毫也沒有矛盾。以太，電子，原子，分子，結晶體，細胞，社會現象，思維現象——這些都是物質發展的種種階段，是物質發展史中的種種暫時態。科學研究的深入，各種物質形態的發現；（物質多樣性的發現）只是豐富了辯證法唯物論的物質觀的內容，那裏還會有什麼矛盾？區別哲學的物質觀同自然科學的物質觀是必要的，因為二者有廣狹之別。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為廣義的物質包括了狹義的物質。

辯證法唯物論的物質觀，不承認世界有所謂非物質的東西（獨立精神的東西）。物質是永久與普遍存在的，不論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是無限的，如果說世界上有一種「從來如此」與「到處如此」的東西（就其統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學上的所謂客觀存在的物質。用徹底的唯物論見地（即唯物辯證法見地）來看意識這種東西，那末所謂意識不是別的，他只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形態，是人類物質頭腦的一種特殊性質，是使意識以外的物質過程反映到意識之中來的那種物質頭腦的特殊性質。由此可知我們區別物質同意識並把二者對立起來是有條件

的，就是說，只在認識論的見地有意義。因為意識或思維只是物質（頭腦）的屬性，所以認識與存在的對立就是認識的物質同被認識的物質的對立，不會多一點。這種主體同客體的對立，離開認識領域就毫無意義。假如在認識論以外還把意義同物質對立起來，就無異於背叛唯物論。世界上只有物質同他的各種表現，主體自身也是物質的，所謂世界的物質性（物質是永久與普遍的）物質的客觀實在性與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就是這個意思。一句話，物質是世界的一切。「一統歸於司馬懿」，我們說「一統歸於物質」這就是世界的統一原理。以上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物質論。

六 運動論（發展論）

辯證法唯物論的第一個基本原則在於他的物質論，即承認世界的物質性，物質的客觀實在性，和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這種世界的統一原理，在前面物質論中已經解決了。

辯證法唯物論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在於他的變動性（或發展論），即承認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是物質內在的屬性，是物質多樣性的表現，這就是世界發展的原理。世界的發展原理

同上述世界的統一原理相結合，就成爲辯證法唯物論的整個的宇宙觀。世界不是別的就是無限發展的物質世界（或物質世界是無限發展的）。

辯證法唯物論的運動觀，對於（一）離開物質而思考運動，（二）離開運動而思考物質，（三）物質運動的簡單化，都是不着容許的，辯證法唯物論的運動論，就是同這些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及機械的觀點作明確而堅決的鬥爭建立起來的。

辯證法唯物論的運動論首先是同哲學的唯心論及宗教的神道主義相對立的。一切哲學的唯心論及宗教的神道主義的本質，在於他們從否認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出發，設想世界的運動及發展是沒有物質的，或在最初是沒有物質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結果。德國唯心論哲學家黑格爾認爲現在的世界是從所謂「世界理念」發展而來的，中國的周易哲學及宋明理學都作出唯心論的宇宙發展觀，基督教說上帝創造世界，佛教及中國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萬物的運動發展歸之於神力。所有這些離物質而思考運動的說法，都和辯證法唯物論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論與宗教，就是馬克斯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及現在一切反馬克斯主義的機械唯物論，當他們說到自然現象時是唯物論的運動者，但一說到社會現象時就無不離開物質的原

因而歸着於精神的原因了。

辯證法唯物論堅決駁斥所有這些錯誤的運動觀，指出他們的歷史限制性——階級地位的
限制與科學發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運動觀建設在以無產階級立場及最發達的科學水準為
基礎的徹底的唯物論上面。辯證法唯物論首先指出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是物質內在的屬
性（不是由外力推動的）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同設想沒有運動的物質是一樣不可思議的事。
把唯物運動觀同唯心的及唯神的運動觀尖銳地對立着。

離開運動而思考物質，則有形而上學的宇宙不動論或絕對均衡論。他們認為物質是永
遠不變的，在物質中沒有發展這回事，認為絕對的靜止是物質的一般狀態或原始狀態。辯證
法唯物論堅決反對這種意見，認為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質內在的不可分離
的屬性。一切的靜止與均衡僅有相對的意義，而運動則是絕對的。辯證法唯物論承認一切物
質形態均有相對的靜止或均衡之可能，並認為這是辨別物質因而亦即辨別生命的最重要條件
（恩格斯），但認為靜止或均衡多是運動的要素之一，是運動的一種特殊情況離開運動而考
察物質的錯誤，就在於把這種靜止要素或均衡要素誇張起來，把他掩蔽了並代替了全體，把

運動的特殊情況一般化，絕對化起來。中國古代形而上學思想家愛說的一句話：「天不變道亦不變」就是這樣的宇宙不動論。他們也承認宇宙及社會現象的變動，但否認其本質的變動，在他們看來，宇宙及社會的本質是永遠不變動的。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階級限制性，封建地主階級如果也承認宇宙及社會的本質是運動與發展的，就無異在理論上宣佈他們自己階級的死刑。一切的反動勢力他們的哲學都是不動論。社會的階級同民衆，却眼睛看到了世界的發展原理，因而主張改造這個社會及世界，他們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

此外辯證法唯物論也不承認簡單化的運動觀，就是說把一切的運動都歸結到一種形式上去，即歸結到機械的運動，這是舊唯物論宇宙觀的特點。舊唯物論（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十九世紀的德國費爾巴哈唯物論）也承認物質的永久存在和永久運動（承認運動的無限性）但仍然沒有跳出形而上學的宇宙觀。不去說他們在社會論上的見解依然是唯心論的發展觀，就在自然論上，他們物質世界的統_一，歸結到某種片面的屬性，即歸結到運動的一個形態——機械的運動，這種運動的原因在外力，像機械一樣由外力推之而運動。他們不從本質上也不從內部原因上去說明物或運動，質或關係的一切多樣性，而從單純的外面的發現形

式上從外力原因上去說明他，這樣在實際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樣性。他們把世界一切的運動，都解作場所的移動與數量的增減。物體某一瞬間在某一場所，另一瞬間則在另一場所，這樣就叫做運動。如果有變化，也只是數量增減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變化是循環的，是反覆產生同一結果的。辯證法唯物論與此相反，不把運動看作單純的場所移動及循環運動，而把他看作無限的質的多樣性，看作由一形態向他一形態的轉化，世界物質的統一和物質的運動，便是世界物質無限多樣性的統一與運動。恩格斯說：「運動的一切高級形態必然同力學的（外的或分子的）運動形態結合着，例如如果沒有熱和電氣的變化，化學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沒有力學的（分子的），熱量的，電氣的，化學的，變化等等有機生命也不可能，這當然是不能否認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級運動形態的存在，是決不能包括各種狀況中主要形態的本質的」。這話是千真萬確的合於事實。即使就單純機械運動而論。也不能從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解釋他。須知一切運動形態都是辯證法的，雖然他們之間的辯證法內容的深度與多面性有着很大的差異。機械運動仍然是辯證法的運動，所謂物體某一瞬間「在」某處其實是同時「在」某處，同時又不在某處，所謂在某處所謂「不動」，僅是運動的一種特

殊情況，他根本上依然是在運動。物體在被限制着的時間內和被限制着的空間內運動着，物體總是不絕地克服這種限制性跑出這種一定的有限的時間及空間的界限以外去，成爲不絕的運動之流。而且機械運動只是物質的運動形態之一在實在的現實世界中，沒有他的絕對獨立的存在，他總是聯係於別種運動形態的。熱，化學的反應，光，電氣，一直到有機現象與社會現象，都是質地上特殊的物質運動形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界時期的自然科學的劃時代的大功勞，就在於發現了運動轉化法則，指出物質的運動總是由一形態轉化成爲另一形態，這樣地轉化的新形態是與舊形態本質上不同的。物質所以轉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是由於外部機械力的推動，而是由於內部存在着性質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兩種因素相爭相鬥推動着物質的運動與發展。由於這個運動轉化法則的發現，辯證法唯物論就能夠把世界的物質統一原理擴大到自然與社會的歷史上去，不但把世界當作永久運動的物質去考察，而且把世界當做由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無限前進運動的物質去考察，即把世界當作發展當作過程去考察，做一句話來說：「統一的物質世界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這樣就把舊唯物論的循環論擊破。辯證法唯物論深刻的多方面的觀察了自然及社會的運動形態，認爲當作全體看

的世界之發展過程永久的（無始無終的），但同時各個歷史地進行的具體的運動形態又是暫時的（有始有終的）就是說他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發生並在一定的條件下消滅的。認為世界的發展過程由低級的運動形態生出高級的運動形態，表示了他的歷史性與暫時性，但同時任何一個運動形態都不是絕對最初的也不是絕對最後的他是在永久的長流中（無始無終的長流中）。依據着對立鬥爭的法則，（自己運動的原因），使每一運動形態總是較之先行形態進到了高一級的階段，他是向前直進的，但同時就各個運動形態來說（就各個具體的發展過程來說）却也會發生轉向運動或後退運動，前進運動同後退運動相結合，在全體上就成為複雜的螺旋運動，認為新的運動形態是作為舊的運動形態的對立物（反對物）而發生的，但同時新的運動形態又必然保存着舊的運動形態中的許多要素，新東西是從舊東西裏面生長出來的。認為事物的新形態性質新屬性的出現，是由連續性的中斷即經過衝突和破局而飛躍地產生的，但同時事物的連結和相互關係又決不會絕對破壞。最後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世界的無窮盡（無限）不但就其全體來看是這樣的，同時就其全部來看也是這樣的，電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樣表現着一個複雜而無窮盡的世界麼？

物質運動的根本形態，又規定根本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科目。辯證法唯物論把世界的發展當作由無機界經過有機界而達到最高物質運動形態（社會）的一個前進運動去考察，這一運動形態的從屬關係就成了和他相應的科學（無機界科學，有機界科學，社會科學）的從屬關係的基礎。恩格斯說：「各種各類的科學是把特定的運動形態或相互關聯相互推移的一聯的運動形態拿來分析，因此科學的分類就在於要依從着運動的固有順序去把各個運動分類排列起來，僅在這一點來說，分類才有意義」。

整個世界包括人類社會在內，是採取質地不相同的各種形式的物質的運動，因此也不能忘記物質運動的各種具體形式這個問題。所謂「物質一般」與「運動一般」是沒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具體的物質或運動。「物質和運動這些字眼只是一些簡寫的名詞，在這些名詞中，我們依照他們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種不同的被感覺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內的」（恩格斯）。

以上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世界運動論或世界發展原理。這個學說是馬克斯主義哲學的精髓，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與方法論，無產階級及一切革命的人們如果拿着這個澈底科學的武

器他們就能夠理解這個世界並改造這個世界。

七 時空論

運動在物質存在的形式，空間和時間也是物質存在的形式，運動的物質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中，並且物質的運動本身是以空間和時間這兩種物質存在的形式為前提的。空間和時間不能與物質相分離。「物質存在於空間這句話，是從物質本身具有伸張性，物質世界是內部存在着伸張性的世界，不是說物質被放在一種非物質的空虛的空間中。空間和時間都不是獨立的非物質的東西，也不是我們感覺性的主觀形式，他們是客觀物質世界存在的形式。他們是客觀的，不存在於物質以外，物質也不存在於他們以外。

把空間和時間看作物質存在的形式的這見解，是徹底的唯物論的見解。這種時空觀，同下列幾種唯心論的時空觀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義的時空觀，認時間和空間不是客觀的實在，而是人類的直覺形式；（二）黑格爾主義的時空觀，認發展着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日益接近於絕對觀念；（三）馬赫主義的時空觀，認時間和空間是「感覺的種類」，使

經驗和諧化的工具」。所有這些唯心論觀點，都不承認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都不承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在自身發展中反映着物質存在的形式，這些錯誤理論，都被辯證法唯物論一個一個地駁翻了。

辯證法唯物論在時空問題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論觀點作鬭爭，而且要同機械唯物論作鬥爭，特別顯著的是牛頓的機械論，他把空間看做同時間無關係的不動的空架子，物質被安置到這種空架子裏而去。辯證法唯物論反對這種機械論，指出我們的時空觀念是在發展的。「世界上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便沒有別的東西，而運動的物質若不在空間和時間中便無運動之可能。人類關於空間和時間的概念是相對的，但是這些相對的概念積集起來就成爲絕對的真理。這些相對的概念不斷發展着，循着絕對真理的路線而前進，日益走近於絕對真理。人類關於空間時間概念的變動性，始終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觀實在性，這正和關於物質的運動形式及其組織之科學知識的變動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觀實在性，是一樣的」（列甫）。

以上是辯證唯物論的時空論。

八 意識論

辯證唯物論認意識是物質的產物，是物質發展之形式，是一定物質形態的特性。這種唯物主義同歷史主義的意識論，是和一切唯心論及機械唯物論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根本相反的。

依照馬克斯主義的見解，意識的來源，是由無意識的無機界發展到有具有低級意識形態的動物界，再發展到有高級意識形態的人類。高級意識形態不但同生理發展中的高級神經系統不可分離，而且同社會發展中的勞動生產不可分離。馬克斯，恩格斯，曾經着重指出意識對物質生產發展的依賴關係，和意識同人類言語發展的關係。

所謂意識是一定物質形態的特性，這種物質形態就是組織複雜的神經系統，這樣的神經系統只能發生於自然界進化的高級階段上。整個無機界，植物界，和低級的動物界，都沒有認知在他們內面或外面發生着的那些過程的能力，他們是沒有意識的。僅在有高級神經系統的動物體，才具有認知過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內反映或領悟這些過程的能力。吾人神經系統

中客觀生理過程，是同他之內部的意識形式的主觀表現相隨而行的。凡就本身論是客觀的東西，是某種物質的過程，他對於具有頭腦的實體却同時又是主觀的心理的行為。

特殊思想實質的精神是沒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質——腦子。這種思想的物質是有特別質地的物質，這種物質隨着人類社會生活中言語的發展而達到高度的發展。這種物質具有思想這一種特殊性質，這是任何別的物质所不具備的。

然而庸俗唯物論者却認思想是腦子分泌出來的物質，這種見解歪曲了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觀念。須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為，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張性的東西，意識同重量伸張等是同一物質之不同的性質。意識是運動的物質之內部狀態，是反映着在運動的物質中所發生的生理過程的特殊性質。這種特殊性，同客觀的神經作用過程不可分離。但又不與這過程相同，把這二者混同起來，推翻意識的特殊性，這就是庸俗唯物論的觀點。

和這同樣，冒牌的馬克斯主義的機械論，附和心理學中某些資產階級的左翼學派的見解，實質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識。他們把意識解作理化的生理的過程，認為高級實體的行為之研究可以由客觀生理學和生物學的研究去執行。他們不了解意識的本質之質的特殊性，看不

到意識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他們把客體和主體之具體歷史的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機械的客觀世界。這種意識混同於生理過程的觀點，無異取消了思維與存在關係這個哲學中的根本的問題。

孟塞維克的唯心論企圖用一種妥協理論去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意識論，把唯物論同唯心論調和起來。他們拿客觀主義同主觀主義的「綜合」，拿兩種方法的「互助」。去對抗辯證法的原则，而這種原則則既非機械的客觀主義也非唯心的主觀主義而是客觀和主觀之具體歷史的一致。

可是還有怪議論，這就是普列漢諾夫關有意識問題的唯活論的見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識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現着。照他的意見，意識不是發生於物質發展過程中的，而是最初就存在於一切，物質的，石子的，低級有機體的，和人的意識之間，僅僅在於程度上的區別。這種反歷史的見解，對於辯證唯物論認為意識是最後發生的具備着質的特殊性的見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辯證唯物論的意識論，才是意識問題上的正確理論。

九 反映論

做一個徹底的唯物論者，單承認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是不夠的，還須承認意識對於物質的可認識性。

關於物質能否被認識的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是一切過去哲學家都覺得無力對付的問題，只有辯證法唯物論能夠予正確的解決。在這個問題上，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既同不可知論相反。又同直率的實在論不同。

休謨同康德的不可知論，把認識的主體從客體隔離開來，認為越出主體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他的形象之間存在着不可跳過的深溝。

馬赫主義的直率實在論，則把客體同感覺等同起來，認為真理在感覺中就已經成就了完成的形態。同時，他們不但不了解感覺是外界作用的結果，而且還不了解主體在認識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體的感覺機關和思想的腦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現出來）。

只有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肯定的答覆了可認識性問題，成爲馬克斯主義認識論的「靈魂」。根據這一理論，指明我們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觀事物所引起，而且還反映客觀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像唯心論者所說的那樣是主體自動發展的產物，也不是不可知論者所說的那樣是客觀事物的標符，而是客觀事物的反映，照像和樣本。

客觀的真理是不依靠主體而獨立存在的，他雖然反映在我們的感覺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態，而是一步一步地完成的，認爲客觀真理在感覺中就已經取着完成形態而被我們獲得的那種直率在論的見解是一種錯誤的見解。

客觀真理在我們感覺和概念中雖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態，然而不是不能認識的，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反對不可知論的見解，認爲意識是能夠在認識過程中反映客觀真理的。認識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當未被認識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們的感覺印象，概念上來時，就變成「爲我之物」了。感覺和思維，並不是如同康德所說的那樣把我們同外界隔離開來，而是把我們同外界聯系起來的，感覺和思維就是客觀外界的反映。思想的東西（印象和概念）並非別的，不過是「人類頭腦中所轉現出來和改造過來的物質的東西」

（馬克斯）。在認識過程中，物質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通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在我們的認識中。向着馬赫主義和康德主義作兩條戰線的鬥爭，揭破直率實在論和不可知論的錯誤，是馬克斯主義認識論的任務。

唯物辯證法的反映論爲我們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是無限度的，這和不可知論者認爲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種見解根本相反。但我們之接近絕對真理，却每一次有其歷史上的確定界限。列甯這樣說：吾人知識之接近客觀的絕對真理，是歷史地有限度的。但這一真理的存在是絕對的，我們不斷地向真理接近也是絕對的。圖畫的外形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這張圖畫描繪着客觀上存在橫型則是絕對的」。我們承認人的認識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真理是不能一次獲得的。但我們不是不可知論者，我們又承認真理能夠完成於人類認識的歷史運動中。列甯還說：「對於自然在人類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板地或絕對地去了解他。認識不是無運動與無矛盾的，認識是處於永久的運動過程中」。即矛盾之發生和解決的永久的運動過程中」。認識運動是一個複雜的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運動，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見解。

一切哲學在認識論上的反歷史的觀點，都不把認識當作過程看待，因此都帶着狹隘性。感覺主義的經驗論之狹隘性在感覺和概念之間挖開了深溝。理性主義學派的狹隘性，則使概念脫離了感覺。只有把認識當作過程看後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才澈底除去了這樣狹隘性，把認識放在唯物的與辯證的地位。

反映論指出：反映過程不限於感覺和印象，也存在於思維中（抽象的概念中），認識是一個由感覺到思維的運動過程。列甯曾說：「反映自然的認識，不是簡單的，直接的，整體的反映，而是許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則等等之形成過程」。

同時列甯還指出：由感覺到思維的認識過程，是飛躍式地進行的，在這一點上，列甯精確闡明了：認識中的經驗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關係之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許多哲學家都不了解認識的運動過程中，即從感覺到思維（從印象到概念）的運動過程中，所發生的突變。因此理解這由矛盾而產生的飛躍式的轉變，即理解感覺和思維的一致為辯證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甯反映論的本質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 真理論

真理是客觀的，相對的，又是絕對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真理觀。

真理首先是客觀的。在承認了物質的客觀實在性，及物質對於意識的根源性之後，就等於承認了真理的客觀性。所謂客觀真理就是說，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是我們的知識或概念的內容之唯一來源，再也沒有別的來源。只有唯心論者否認物質世界離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這一唯物論的基本原則，才主張知識或概念是主觀自生的，不要任何客觀的內容，因而承認主觀真理，否認客觀真理。然而這是不合事實的，任何一種知識或一個概念，如果他不是反映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他就不是科學的知識，不是客觀真理，而是主觀地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類以改變環境為目的之一切實際行動，不管是生產行動也罷，階級鬥爭或民族鬥爭的行動也罷，其他任何一種行動也罷，都是受着思想（知識）的指揮的，這種思想如果不適合於客觀的規律性，即客觀規律性沒有反映到行動的人的腦子裏去，沒有構成他的思想或知識的內容，那末這種行動是一定不能達到目的的。革命運動中所謂主觀指導犯錯誤，就

是指的這種情形。馬克斯主義所以成爲革命的科學知識，就是因爲他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實際規律，他是客觀的真理。一切反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所以都是錯的東西，就是因爲他們不根據於正確的客觀規律完全是主觀的妄想。有人說，一般公認的就是客觀真理（主觀唯心論者波格達諾夫這樣說）。照這種意見，那末宗教和偏見也是客觀真理了，因爲宗教和偏見雖然實質上是謬見，可是却常常爲多數人所公認，有時正確的科學思想反不及這些謬見的普及。唯物辯證法根本反對這種意見，認爲只有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性的科學知識，才能被稱爲真理，一切真理必須是客觀的。真理與謬說是絕對對立的，判斷一切知識是否爲真理，唯一的看他們是否反映客觀的規律。如果不合乎客觀規律，儘管是一般人都承認的，或革命運動中某些說得天花亂墜的理論，都只能把他當作謬說看待。

唯物辯證法真理論的第一個問題，是主觀真理和客觀真理的問題，他的答覆是否認前者而承認後者。唯物辯證法真理論的第二個問題，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問題，他的答覆不是片面地承認或否認某一方面，而是同時承認他們，並指出他們正確的相互關係，即指出他們的辯證性。

唯物辯證法在承認客觀真理時，就是承認了絕對真理的。因為當我們說知識的內容客觀世界的反映時，這就等於承認了我們知識的對象是那個永久的絕對的世界。「關於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認識，就是永久的無窮的認識，因此他實質上是絕對的」（恩格斯）。然而客觀的絕對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爲我們的知識，而是在我們認識之無窮之發展過程中，經過無數相對真理的介紹，而到達於絕對的真理。這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的表現。人類的思維，就他的本性說，能給我們以絕對真理，絕對真理乃由許多相對真理積集而成，科學發展的每一階段，增加新的種子到這個絕對真理的總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學原理的真理界限，却總是相對的。絕對真理僅能表現在無數相對真理之上，如果不經過相對真理的表現，絕對真理就無從認識。唯物辯證法並不否認一切知識之相對性，但這只是指吾人知識接近於客觀絕對真理的限度之歷史條件性而言，而不是說知識本身只是相對的。一切科學上的發明，都是歷史地有限度的和相對的，但是科學知識跟謬說不同，他顯示着描畫着客觀的絕對的真理，這就是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相互關係之辯證法的見解。

有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另一種是唯心論的相對論，對於絕對真理與相

對真理之相互關係問題都是不正確的。

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根據於他們「物質世界無變化」的形而上學的基本原則，認為人類思維也是不變化的，即認為在人的意識中這一不變的客觀世界，是一下子整個被攝取了。這就是說他們承認絕對真理，而這個絕對真理是一次被人獲得的，他們把真理看成不動的，死的，不發展的東西。他們的錯誤不在於他們承認有絕對真理——承認這一點是正確的，而在於他們不了解真理的歷史性，不把真理的獲得看作一個認識的過程。不了解所謂絕對真理者，只能在人類認識發展過程中一步一步地開發出來，而每一步向前的認識，都表現着絕對真理的內容，但對於全部真理說來，它具有相對的意義，並不能一下子獲得絕對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學的唯物論關於真理的見解，表現了認識論一個極端。

認識論中關於真理問題的再一個極端，就是唯心論的相對論。他們否認知識之絕對真理性，只承認他的相對意義。他們認為一切科學的發明，都不包含絕對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觀真理，真理只是主觀的與相對的。既然這樣，那末，一切謬說就都有存在的權利了。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統治階級剝削勞動羣衆，這些侵略主義與剝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為真理

橫直只是主觀的與相對的。否認客觀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結果，必然到達這樣的結論。並且唯心論的相對論，他們的目的本來就是爲着要替統治階級作辯護的，例如相對論的實用主義（或實驗主義）之目的就在於此。

這樣看來，不論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或是唯心論的相對論，都不能正確解決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只有唯物辯證法，既給思維與存在相互關係問題以正確的解答，並且隨之而來又確定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再則，還同時給了絕對與相對真理以正確的理解。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真理論。

十一 實踐論（認識與實踐的關係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知與行的關係）

馬克斯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斯主義者認爲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

東西。人的認識，主要的依賴物質的生產活動而逐漸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同時也認識了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與其他社會成員協力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系）了解人與人的各種複雜的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就是這個原故。

因此，馬克斯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之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的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會發生力量。農民如果得不到收穫，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罷工鬥爭，軍隊作戰，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勝

利，那末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因爲人們的認識沒有照着外界過程的實況去反映這些過程的規律性，因而在他們的實踐活動中不能達到預想的結果。人們要想得到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爲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爲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他不但有一般性的價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價值」。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的最顯著的特點有兩個，一個是他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他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來源於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

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系。例如國民黨考察團到延安的頭一二天看到了延安的地方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與羣衆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系，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與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先生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系，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理論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與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中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發，產生「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他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與推理的方法，就可生出理論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

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與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理性階段，或叫論理階段，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與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國共合作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在人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最要重的一個階段。認識之真正任務不在感性的認識，而在理性的認識。認識之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達到於思維，到達於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他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了解各個客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理論的認識。再重複的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事物之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之內的矛盾，因而在周圍世界之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之內的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之由淺入深的唯物辯證法的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斯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斯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第一次正確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之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與階級鬥爭之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之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的法則，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重要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比較深刻，比較正確，比較完全的反映自然」。列寧又會這樣指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理論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與理性二者的認識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他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覺感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他。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解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斯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不能在自由

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主義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斯與列寧主義也不能在經濟落後的殖民地產生，這是因為雖然同時但不同地。馬克斯，恩格斯，列寧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的是他們親身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與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與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他，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着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手裏」，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誇為「天下第一」多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這裏來不得半點虛偽與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他的反面——誠實與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

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化學家的實踐，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具體理論與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來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經驗接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正確的，重要的，非瞎說的）抽象」，那末它們是可靠的，否則便是不可靠。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屬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手裏」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話：「要賺畜生錢，要跟畜生眠」，這句話對於商人賺錢是真理，對於認識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為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生產的唯物辯證法的認識運動——認識之逐漸深化的運

備，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過程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與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個別現象的片面及其外的聯系，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到了他們實踐的後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去教訓了他們，他們就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產生了馬克斯主義的理論，這時他們就造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與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蘇維埃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

開始階段只是身歷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夠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的戰爭之規律性，懂得了戰略與戰術，因而能夠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當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就是說：他沒有把握。爲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爲他對這項工作的內容與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的不多，因而無從說到了解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同環境給以詳悉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客觀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與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與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與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系），就「自以爲是」的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

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關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改造和整頓，屬於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與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與理論來。

這裏有兩個要點須着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為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由於他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聰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發源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於深化，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重複了歷史上「經驗論」的理論。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不去說「經驗只是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論的經驗論），但他們僅是片面的與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到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其內部規律性就是非經這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不可，非從感性認識改變到理性認識不可。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甫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過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認識

論。哲學上的唯理論與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與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與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唯物辯證性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意識過程（例如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唯物辯證性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馬克斯主義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宇宙，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宇宙。在馬克斯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他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列甫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人的一切行動（實踐）都是受人的思想指導的，沒有思想當然就沒有任何行動。然而馬克斯主義看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他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在把他空談一會，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用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

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住了世界現實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他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或理性的認識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此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際，看他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不但在於發現此學說時，而且在於為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馬克斯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斯等人科學地構成此學說時，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辯證唯物論之是否為真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認識史的實踐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他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所謂「實踐是認識論第一與基本的觀點」，理由就在這個地方。斯大林說得好：「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

目的實踐」。

說到這裏，認識運動就完成了嗎？我們的答復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投身於革命在某一一定發展階段內之某一一定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與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之法則性的理論，思想，計劃，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理論，思想，計劃，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理論，思想，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為事實，或大體上變為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某一救國團體的成立，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理論，思想，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之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

客觀過程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當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為部分地改變理論，思想，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理論思想計劃方案部分或全部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而到達於能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結果）之正確的認識。但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定發展階段內之某一一定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之推移而言，人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與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所貴乎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理論思想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加以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一定的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一定的發展階段向另一一定的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與新的工作方法的提出，適合

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爲人的認識受了許多限制的原故。許多人受了階級條件的限制（反動的剝削階級，他們已無認識任何真理的能力，因而也沒有改造宇宙的能力，相反他們變成了阻礙認識真理與改造世界的敵人），有些人受了勞動分工的限制（勞心勞力的分工，各業之間的分工），有些人受了原來錯誤思想的限制（唯心論與機械論等，多屬於剝削分子；但也有被剝削分子，由於剝削分子的教育而來），而一般的原因則在受限制於技術水平與科學水平的歷史條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利用自己天然優勝的階級條件（這是任何別的階級所沒有的），利用新的技術與科學，利用馬克斯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緊密地依靠革命實踐的基礎，使自己的認識跟着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使論理的東西隨歷史的東西平行並進，達到完滿地改造世界的目的。

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中國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蘇聯的布哈林主義，都屬於這一類。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

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輪後面怨恨車輪走得太快了，企圖把他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清談主義，中國一九三〇年的李立三主義，蘇聯在尙可作爲一個共產主義派別看待時的托洛斯基主義，（現在則已成最反動的派別）以及世界各國的超左思想，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強迫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行動上表現爲冒險主義。

唯心論與機械論，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都沒有唯物辯證的認識論的根據，他們都是以主觀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與實踐相捨離爲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爲特徵的馬克斯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斯主義者承認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人的認識也在絕對的真理中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之認識只是相對的真理。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

運動也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的能夠反映到認識中來，實踐中之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之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根據於一定的理論，思想，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的向前，人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的深化，客觀實現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斯主義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大宇宙中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到了今日的時代，正確的認識宇宙與改造宇宙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他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改造，

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爲自己爲世界推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也都正在開始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與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的時代。

通過實踐而產生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與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形式循環發展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的進到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知行統一觀。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發行

主編 列禦寇
發行人 北斗社

經售 光明書店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兄弟圖書雜誌公司
亞美書店
美國書店
五洲書報社

定價 零售每冊壹元六角

#78
122023

北社出版書目

| | | |
|-------------|-----------------|------------|
| 論弱小民族 | 丁宗恩譯 | .50 |
| 向五月歌唱 | 列 車 | .30 |
|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 | 1.00 |
| 消長集(再版) | 周木齋 | .65 |
| 市樓獨唱(再版) | 柯 靈 | .65 |
| 浪淘沙(再版) | 列 車 | .65 |
| 短長書 | 唐 駿 | .65 |
| 第三國際綱領 | | .65 |
| 中國革命問題 | | .80 |
| 論國共合作 | 馬 健 | 1.00 |
| 蘇聯作戰之基礎 | 馬冷可夫著 方權·丁宗恩 | 列 禦 寇 1.40 |
| 怎樣寫 | 列 車 (即出) | |